

法國阿勒拜密羅著
金瓊英譯

現代教育之進

要論

士默題



獨立總發行

MG
G60-09
8/4

法國阿勒拜密羅著
金瓊英譯

現代教育之主要趨勢

獨止出版社印行



3 1795 7996 0

譯者序

我不是一個專學教育的人，更談不到教育的研究，不過在我學習的途徑中，往往會遇到教育問題。尤其是近兩年來，對於教育特別感興趣。這或者是由於我的需要：我需要認識我自己，我也需要認識別人，我需要我自己長進，我也希望別人長進。爲滿足我這個要求，自然而然的就會想到教育問題上去。我看到我週圍的人，各種不同的典型，各自都有各人的特性。我的好奇心使我問到爲什麼會如此？這一點也使我想到教育問題。在我所見到的人們裏，有的是我喜歡的，有的是我不喜歡的，雖然也有很多人令我讚揚，敬佩，但是他們並不是我所理想的人物。再由我自己講，固然有的地方也能使我自己滿意，但是我自滿的地方也很多。總之，我自己也不是我所理想的人物。理想不是突然就會實現的，需要長期的培養，需要努力。我要培養我自己，我也希望別人也在不斷的培養。這一點也使我在教育上感到興趣。此外在日常生活中所見到的一切，由最平常的生活習慣，風俗人情，以至社會國家的組織，到處都使我們不滿，使我們難過。這是任何人都會感到，人人都會見到的，此地用不着一一例舉。雖然社會上有許多事使我感到不憤，不能入眼。但是我並不是一個悲觀論者。我確信一切都可以改善。這一點也不能不在教育上着想的。

由於以上所說的我個人的需要與興趣的驅使，時時都會閱讀一些教育的書，尤其是關

現代教育之主要趨勢

二

於教育哲學方面的書。這本現代教育之主要趨勢，也是由於我的好奇心去讀的。這本小小的冊子中有些見解使我看着高興。我一向的習慣都是遇到自己所喜愛的東西，就要使志同同道合者嘗嘗滋味。希望他們讀之也感興趣。因此一陣興之所至就將它翻譯出來了。我並沒有堅決的想要出版，不過這個翻譯是我個人的一點紀念，是我內心中的一個紀念。又因沈尹默、盧達曾、范希衡三位先生的獎脚與幫助，也就使它出現了。在此我至誠的向三位先生致謝！並請讀者們指正！

金瓊英識於

白沙女師學院

卅二年三月三日

目次

引言	(一)
第一章 教育之本質及其重要性	(一)
第二章 影響	(七)
第三章 教育與科學及哲學之關係	(一四)
第四章 兒童之認識	(二三)
第五章 兒童人格之尊重	(三一)
第六章 兒童自然發展之重視	(三八)
第七章 知識教育與道德教育之關係	(五四)
第八章 體育	(七七)
第九章 家庭教育	(八五)

目

次

現代教育之主要趨勢

二

結論

(九一)



人們可由各種不同的觀點研究教育之演變；或者闡明教師的任務與影響，以及他們所
 之結果與所實現之進步，尤其是在學說史上與教育觀點之演變上，感到興趣；有人專門
 考察各種技能，說明以何種方法可以度量才能，或者是去審定各人的秉賦；還有人專門為
 取各種知識與傳授各種法則。再者，就是去考察學術經驗，與一世紀以來所有的龐大
 的，甚至不慎重的創舉，這也是人們認為有趣味的；並且有人還注意到在具體的著作中，
 在傳統的教育的上，或者在某些新學校中已實現的，而具有成效的觀念。

這本書的目的却不同。我們要研究現代教育之重大趨勢，要探求現在在教育的本質
 上，在教育的最高的目的上，以及在達到此目的的方法上。有些什麼基本觀念。換言之，就
 是要研究在教育中我們應當知道的，什麼是教育的根源，什麼是教育潮流之特點？我們時
 常討論理論間的對立，此外還有什麼工作呢？教育理論不能純然獨立於個人道德信仰之
 外，因此教育理論在某形式下是表現個人的觀點，社會的觀點，以至世界的觀點的。現代
 人不是不願採納一切哲學上的理論嗎？但是我們知道這種對哲學的反感不過是不採取哲學
 上的定論。教育家間之不同，不只是在於領導教育的原理不同，其實在原理上人們反都具

於同意，不若若其論到方法，人們就不再一致了。

在此書中我們考察使我們注意的主張趨勢，並且這些趨勢是不由得我們不去選擇的。或者有些人會關懷我們所不大注意的，我們所忽略的教育活動；不過世界上的人不能以同樣的眼光去審定，何者重要，何者不重要，就如歷史家的例證一樣。（不能以同樣眼光去審定歷史事實之重要性。）

我們不相信確實性會減低我們的偏好，一個有趣味的人，或對於哲學思索有習慣的人，都知道人們可以不贊助一個有價值的，有力量的理論。關於這點有很正確的成語爲證，即謂：『真理性的會使理論生存的』。

第一章 教育之本質及其重要性

教育問題之重要，顯然是現代特徵之一，人們不僅可以看到威興健的人漸次增加，並且專家們以他們的學生精力——至少也用他們大部份的時間去研究教育問題。著作和教育雜誌，也漸漸特別地多起來，各處都組織了與舊式不同的新學校，還作了一些非常胆大的試驗。

我們知道這種令人奇異的舉動，還不過是一個開端，以後擴大的進展是現在所能預料的。因為人們已經看到教育問題對於社會，以及對於全人類的重要性。杜威（Dewey）說：「我相信教育是社會進步，與社會改良的基本方法。」一切法律條文的改造，只是外表的，機械的變遷，都是暫時的，徒勞的；但是由於教育，社會就能形成他的真正目的，由於教育，社會就能確定的，合軌的，向所期望的方向組織起來。杜威還說：「我相信一旦社會認清教育方法之可能，與必要，那就不必再討論教育所需要耗費的時間，及所需的金錢各方面的問題。」蒙特蘇里夫人（Madame Montessori）也同樣主張：教育可以改善人類。並且認為教育問題與政治問題，社會問題，外交問題可以相提並論。牠說：「兒童的時代到了！」

但是只承認教育著作之重要。只在這上面加以關心和注意是不夠的，我們還必須知道

教育之本質及其重要性

此外還有一種教育科學。因為評定教育與考察教育的方式很複雜，一般人常喜歡將教育定名為教育科學，然而也有人認為教育與教育科學應當加以區分。杜爾幹 (Durkheim) 說：「教育是父母和教師行於兒童身上的活動，這是科學的對象。而科學却去組織教育的模範，就如人們組織家庭、國家、或宗教的模範一樣。並且科學還解釋這種模範之產生，發現教育演進的定律，研究教育創設的現狀。」然而，顯然地，所謂教育學說，却又另是一件事。這種教育學說並不要說明現在是怎樣，或已往是怎樣，只要說明行爲的教導如何。如果教育學並非教育科學，教育學就不能與教育方法混同，即是不能與教學經驗，或與兒童學問的經驗混同。教育學家不必須具有教育技能。教育學，無疑的就是一種實用理論，如醫學理論，政治理論，軍事理論一樣。教育理論如醫學一樣應從科學與技術兩方面去考察，這點彷彿是很普遍承認的，人們認為從基本改良教育，必須從科學與技術兩方面同時着手。教育著作，應當以兒童心理或社會學為基礎。教授法應當與兒童身心發展之程序相適合。但是另一方面，教育需要有新的方式，需要有學習。可惜這些學習，現在還被人所忽略，現在還很少人知道教育的技術，很少人知道應當從事於教員的訓練。

教育組織與教育的改造是現代許多教育派所注重的。他們非常輕視舊教育，他們常時驚訝，而且不滿意舊教育的無知與拙笨。因為舊教育從不以兒童的認識為根據。若依舊教育的做法，以兒童當作大人的縮小看待，為何還要建立兒童科學與教育學呢？舊教育完全

受規則之限制，而忽略了經驗。我們知道教育上最重要的是注意整個兒童本性的發展；而舊教育只想到知識問題，只想到使兒童很早就牢記着各種知識，認為大人應當盡力使兒童早早學會應用成人的方法與習慣，而決沒有想到發展兒童的特殊本性——這種特殊本性在小學生的活動上却是非常重要的。此外，舊教育完全忽略了體育，不明瞭體育的重要性，因此舊教育很抽象，時常只是些空論，人們只從事於智力教育，意志教育，性格教育，人們確信所謂教育工作，不過是教師的管束，若非永遠地，至少也是常常地應當給兒童加以管束。論到舊教育，畢尼（Binet）和亨利（Henri）曾肯定的說：『空論』這種字足以表示舊教育的特質。他們甚至斷定這種教育應當完全剷除。

此外，我們應當注意到，也有很多人不願輕視舊教育，他們努力攻擊現代的實用教育，他們堅信在實用教育中也具有舊教育的錯誤。一個在學界有地位的大學教授巴由先生（Payot）毫不遲疑的在最近出版的一本書，題名為『教育的破產』中也持這種意見，於是在各方面都引起了一個重要的要求：許多人都認為教育應當與社會和政治的革命相關；人家都喜歡說：『新的教育』、『明日的教育』；尤笛郭博士（Dresce Joretko）說：『這並非要真正改革舊教育，或者剷除舊教育，而是要產生一種新教育』。現代教育常有這種遠大的願望與廣闊的思想。

現代人並非都輕視過去，也並非所有的人對於將來都有熱烈的信念；他們並非都有組

織新教育的熱誠（我們在法國常可遇到），很多人對於新教育不信任，發出反對新教育的論調，有特對新教育還很攻擊，表示不滿，他們首先駁斥人們對於舊教育的那些不公平的判斷。當然，舊教育有他的缺點，就如一切公共事業一樣，大家有權去指明和斥責其過度之點，不可信之處，以及錯誤之處；但是舊教育並非如人們所指陳的那樣不可解，那樣無意義，那樣可悲觀。如果舊教育真如人們所輕率指陳的那樣盲目，為何我們並不覺得古代人的智力和道德並不比現代人的低呢？我們應當知道，舊教育並非如人們所想像的那樣，在各方面都不合理，在各方面都錯誤，或者我們應當承認「人的發展，在本能上比方法上更應着重，我們不承認，教育若不用科學的方法就不完善，或者因此變得無意義。自然，教育家必須懂得心理事實，不過這些心理事實不必要很深很博學的研究，不要很精密的試驗室中的試驗。只要日常生活的良知與經驗就足以了解。再者，心理研究決非是教育上不可少的。威廉詹姆士（W. James）的學識誰也不能否認，他也說心理現象到處都可以看得到的，由此我們可以得知，人們的希望以及各方面的努力與所得的結果是多麼的不相等。我們很可以批評一些無效果的統計，雖然這些統計很久以來就有人應用。我們也很可以批評統計的不可靠。人家所謂熟練的統計觀察，也只是表面之工作而已。觀察之人往往太自誇了，尼古拉墨雷柏特來（Nicholas Murray Butler）謂：『出版的教育雜誌和教育書籍都不少，而讀者們因此反而降低了教育的標準。我們不是已指責過這些可笑而無意義的出

版物嗎？」現在我們再考察人們所讚揚的教育方式，他們都幻想著教育上的學習有很大的效果，他們都過份期望於教育課程與未來教師的改善，他們都太信任方法的效果，而事實上，具有天賦才能的人很容易變為良好的教師，我們可以看到他們更容易，更快的成功。而別的冤板隨着一切教育方法的人反顯得平凡而無能；人們沒有想到在教育工作裏教員的個性重於其所用之方法與教材尤甚。其實教育工作比人們所想像的更簡單，同時也更艱難。所以簡單者，是因爲不需要科學研究與試驗的方法，而其難處却在於必需個人有天賦的才能。主張以上意見的人都懷疑將來之科學的教育，他們都把科學教育家看作科學崇拜者，看作可笑的人物。

在這兩個相反的派別裏面，我們處處可以遇到重視舊教育的學者，他們相信能夠組織一種教育學，並且改良實用教育的詹姆士，公培雷 (Com-Payre) 皮萊佛里特 (Bicler) 克拉巴來特 (Claparède) 德何勿樂 (De Hovre) 白爾結 (Berlioz) 等都取這種態度。畢尼也漸漸趨向於這方面，他們誠然很有野心要開拓一個新時代，開拓一個事物的新場面，作新的創舉，人們不能否認這個變遷若非永久的，至少是一個暫時的進步。人家說：有一種教育的恆久性，但是恆久性並非不變，在哲學中與在精神生活中是一樣，恆久性與改變性是共存的。「明日的學校」的教師都認爲他們應當消滅前人所崇拜的一切；事實上海最好的研究，並非是輕視而拋棄一切過去與現存的東西。

想與過去完全斷絕是一個錯誤，不期待於將來也同樣是一個錯誤。不是很少人主張，教育的實習能借助於生理學，心理學，或借助於教育本身的經驗嗎？能使我們轉變態度的真理決非由於簡單的猜測而能成功，人決不能太重天生的教育才能。這種天賦才能不足以完成一切，反而只是心理的混亂，道德的衰敗而已，比如天生來生理上某液腺之不足，以致使神經衝動。因此在任何一個領域內，即使會有特殊才能的人，也決不能完全丟棄方法的研究，和技術之功勞，而且有教育天才的人根本就少，甚至職業教育家中也如是。

第二章 影響

最有力，最特殊之哲學思想也決不能逃脫社會環境之影響，某一時代的輿論，總不免會波及到哲學思潮上。因為輿論常會激起哲學家的反動，激起哲學家的批評，激起哲學家的創造力，甚至使哲學家超越輿論或發展輿論，由此可見社會政治很可增強教育的變遷。

第一、教育觀以及教育方法都很容易受種族之影響，輿言之易受國家觀念的影響，我們並不奇怪美國教育着重人的助力，詹姆士在他的教育談論中說：「思索能增加我的活動。」因為思想是能指揮人類行動的。教育上最重要的目的是要使各人都能適應生活之需要，每人都能征服困難，並且要能自治。教育並非單由書本子，或一些抽象的課程得來的，教育應當着重實行，應當以實習的方法為出發點。一個好的教員，同時是實習的領袖。美國人不是不贊成教員與學生分開，教員應當在學生的旁邊。死板的教育是很失敗的，我們應當去反對社會行政上所指的實用方法。

英國教育顯然是以培植紳士為特徵。要敬重個人，要敬重他人，要在規律中得到自由，要反對國家的干涉，要培養從傳統上得來的個人特性。以體育為精神與身體兩方面的培養。教員要關切學生的生活，關切他們的運動，關切他們的競爭精神，這些都是英國教育的特點。多馬斯阿諾德（Thomas Arnold）就是這種英國教育的專家。

法國因受笛卡兒 (Descartes) 的影響，過於重視智力，特別是邏輯。認為智力與邏輯才容易使思想合條理。因此悟性好的人和一些善表現的人都佔優勢。所以在法國很重視科學。可是人家常責備法國教育太理智化，而感情的培養，意志的培養都沒有地位。這種教育不知道人不但要會思想，會評論，不知道只有悟性是不夠的，人還需要有欲望，再者還要有實踐的活動。

但是在現代的社會中，教育的要求並不出於種族的關係，而主張走向一致合規的道路上去。因此，縱然在各種不同的民族之間，都一致主張個人應當遵從社會，這是已往不會提議過的。在一九三二年厄斯 (E. H. S.) 的世界教育學會中很注意教育與社會的關係。會員們都特別注重社會觀。一九三七年巴黎 (Paris) 第十八次世界中等教育會議也特別研究中等教育的社會觀。而且出席的專家都證明很多地方都缺乏社會觀念之培養。因此教育家都努力研究如何教員才能負起社會教育的責任，研究如何用社會環境使兒童與青年人過團體生活。由研究的結果，他們一致主張發展個人的責任心，並在共同生活方面，以及在遊戲方面訓練學生的合作之習慣；並且主張發展個人的責任心，並建議各種方法：例如合作，討論會，演戲，音樂隊，遊行，運動，學生團體的救濟工作，發行報張等等。

現在我們要研究職業指導問題。爲着這種研究，此地顯然的要求教育與道德兩方面的觀點。教員應當發現兒童的秉性，由性質的特徵去指示他們和宜的職業，誰都知道職業選

擇之重要。如果個人不能免除選擇之錯誤，則他的生活趣味往往因此就裏忽視了。再者從社會觀點去看，如果個人得不到好的領導，因而走到一條歧路上去，不得前進，則社會也就感到困難，受到擾亂。比方，增發一些很平凡而且幾乎無用的職業證書，對於社會是有很大的損害的，這都是社會不知道當地使用人才之過。這種社會與個人的變重顧慮，使人想到去指導兒童與青年，先得指導學業，使學生有完美的環境，然後指導職業，使之學術其用，現在法國正努力組織中學課程指導，並且不斷加強努力下去。現在政治家與人民不都很關切於和平問題嗎？人都想建立民族間的和平，雖然和平很難保障。以前政治與外交的合作，使我們對於和平抱着希望，不過以後知道這種合作也沒有什麼功效。因為建立和平需要具有和平的精神，這只有由青年教育中培養正義的觀念。由此引起國際間互相之尊敬，也只有青年教育才可以使全社會共同趨向於人類和平的理想。於是提倡和平的各種方式在教育學會和教育雜誌上不斷地有所表現，除掉和平問題而外，如果我們再考察教育及女子教育之變遷，則社會的影響更爲顯著。女人都希望與男人受同樣的教育，她們希望能同男子同樣的尊貴，同樣的有能力，因為她們要在社會上與男人有同樣的地位。可是這並非哲學思想和道德觀念使女人有這種要求，而是大多數的女人想在結婚生活之外，以職業保障她們的生存，因此使她們的將來也有所保障。並且職業還可使已婚的女子獨立，所以人都盡力的使男女教育合併。在法國這種合併問題是大學行政上及各級教員所注意的目

標。但是這時常會發生困難，因為人家都未了解婦女運動的真義，女人要與男人有相同的職業，受同樣的教育，作同樣的競爭，而沒有顧慮到她們的生理關係，沒有想到因此會使她們失掉細膩的天性，因此失去爲妻爲母的責任。現今的女子爲着家內與家外的兩方面，同時培植她們的天性與她們的才記，但是有人認爲此二者是不能並兼的。在現代的教育上，這是個棘手的問題。至今仍未發現合適的解決。不過我們可以等待着將來解決。在這個時期，由法國教育，我們可以見到社會對教育改進的影響之大。第一，人們想應用新教育原理，使兒童發展固有的精神，很自然的培養他們個人的趣味，由此有各種教育活動，於是產生教育的新規程：家庭都想利用星期六，使兒童自由，家長都要求星期六整天或半天放假，但是有許多家庭星期六有工作，中學因此又不能星期六放假。可是有些家長倏然提議每星期六放假，可以使學生自由行動；人們都希望教育部能實行這種新的課程規定。

論到教育的目的及其方法，政治多少也有所影響，關於這點，教育史上有很明顯的表現，由此可以證明政治永遠影響教育。現代的專制國家就是顯著的典型。例如國家社會黨的教員，都努力教育出一些真正德國人，要盡可能的發展種族的特性，要使所有的德國人都成爲軍人。但是舊教育都要培養知識份子，而國家社會主義者却要培養有服從性的軍人。因此國家社會主義者很看重體育，爲國家起見都很細心的去培養又強悍又守紀律的人。德國教員都受希特勒（Hitler）著的：我的奮鬥（Mein Kampf）一書的影響，這本

書中論到教育的一致，這特別的出版單行本，至於女子的任務一節，是使青年人社會化的特別表現。

在法國某一部份教員也承認教育和政治組織有密切關係：他們認為教育改革與政治改革有關係，並且教育需要真正的革命，需要一種完全新的社會改造。例如人家要我們相信資本主義的社會不能組織新學校。政治上反對一切特殊問題之研究，政治使教員否認已有的課程和已往的教授法。我們知道政治上不主張研究希臘文，尤其在一些對於希臘文有研究的人如是。在『社會考經過』一文中，最近畢歐白達（Robette）說明政治對考試之影響。

如果人們不了解教師的影響，就不易了解現代教育家之理論，與其主要傾向。教師們各有不同，有些人是理論家，他們離不開哲學思想與科學的研究。另一些人却應用他們的原則，向我們提供真正事實。在現代教育思潮中，蒙戴茹（Montaigne）的思想很活躍，我們可以常常想起他對於當時的教育方法的嚴厲批評，人家都贊成蒙戴茹所提出的精神培養之理論，並且人家說：『我們永遠應當在蒙戴茹之後或和他一齊去禁止應用記憶，以及一些食而不化的博聞強記，我們永遠應當排斥一些粗野的教育方針，在蒙戴茹之後我們應當使教員從事於學生智力活動的教養，及個別的實習。在『演說的技術』一章中（此章為巴士加 Pascal 所讚美）蒙戴茹提倡演說。換言之即是讚揚合法的正直的討論，而並非讚

攝個人之野心及虛榮心的追求，他唯一的目的就是要闡明真理，要達到真理。蒙戴頓說：雷卡兒和巴士加已很聰明的表示過，教育上最基本的一點就是要使人會思想，並且單獨靠自己的思想內容還不夠，此外還要採集他人的意思。但是在過去所有的先驅者中，有深刻而長遠的撥動力的人要算盧梭（J. J. Rousseau）即使在不相同的思想家中，他們都各自含有盧梭的影響，例如康德（Kant）、弗士特（Fichte）、貝士達路奇（Pestalozzi）、杜威以及孟特森里夫人等都受盧梭的影響。當我們研究教育時，就可見愛彌兒（Emile）影響之大。盧梭不是主張由兒童本身去認識兒童，隨着兒童的本性與年齡去待遇兒童嗎？他不是提倡性善的理論嗎？他不是也勸人信仰本能，提倡個人自然的發展嗎？所有提倡體育的人，甚至認為體育能助長精神發展的人，所有從事於感官教育的人，所有反對書本而着重實事教育的人，所自主張用自動法的人，所有要人拋棄學長的權威，而使師生間有感情有信仰的人，所有這些人都受盧梭的影響。同時又有其他的人對盧梭有所批評：或者是說他不近人情，或者是說他過份的誇張，或者是說他取用前人留下的思想。拉買特（Talleyrand）說：「除掉羅克（Locke）蒙戴頓，拉伯雷（Rabelais）所留的幾點之外，愛彌兒是沒有一點值得應用的，並且我還要重複的說，盧梭的理論沒一點是可保留的」。但是愛彌兒中最值討論之點都引起很多爭論，然而按理說這些理論並不應當全部拋棄，反而還引起現代教育家的信仰。這些教育家的熱誠比盧梭尤甚，以致使人驚異。就如一些人絕對反對服從，

另一方面人家認為盧梭的特點的特點都是由羅克與蒙戴斯借來的。在此，人家應當知道，一個作家應以創造力去支持思想，因為沒有創造力也不會有思想，因為創造力對於思想實是需要的。此外還應當知道盧梭確有正確而且新穎的思想，並且我們應當尊重他的影響及其所引起的反應。

現代教育的主要傾向已經由很多作家表現出來，為着引證一些有價值的人，某些作家的名字已經印到我們腦子裏來，畢尼是個研究家，我們應當讚揚他的聰慧，沉着，而且認真的態度，他發明統計法。德克羅來 (Decroly) 說明教師如何能顧及兒童的利益。杜威竭力保持『明日之學校』的原理及其規程，佛里袁 (Feriere) 是新方法的保護者，還有孟特蘇里夫人，很熱心的改革兒童教育及家長之態度。

第三章 教育與科學及哲學之關係

現代人都認為教育學與心理學有密切的關係。的確，照平常的意義看來，教育學就是教育實用心理，所以現代人把教育學家就當作心理學家。最使教育家感興趣的，就是特殊的心理問題之考察，和兒童心理之研究。由教育家看來，兒童心理學之建設是教育上應作的事；因為一直到现在，兒童心理還沒有用試驗方法研究，甚至一些喜愛兒童的人，因為成見的關係，也只作片段與表面的觀察。於是，人們都很細心的去分析兒童心理，去捕捉兒童之特性，兒童之想像力，兒童的判斷力以及推理力，看兒童對於世界與宇宙的嚮往之觀察如何？於是兒童心理的觀察就是我們心理演變的研究法，並且還論及智慧作用，情感作用與道德作用。顯然的，由于心理的研究可以討論到本性問題，這個問題之重要，無疑的是誰都當承認的。但是什麼是本性呢？我們如何能明瞭本性？本性能否計量？在什麼程度上本性才可自立？在本性與本性之間，我們可以發現什麼關係？這種問題的解決對於教育學是非常重要的。近幾年來，教育家對這問題都加以研究，並且出了不少名著，其最著者有：伯來耶 (Preyer) 畢雷 (Peay) 雪利 (Sully) 巴得文 (Baldwin) 叔一頓 (Schtzen) 皮萊佛里特、十四門 (Spearman) 克拉巴來特、畢阿耶 (Piaget) 杜加 (Dugas) 格耶拉 (Gueyral) 畢哀弄 (Pierson) 吉優模 (Guillaume) 綠錢 (Lurmet) 瓦龍

(Wolton)。

其他的學者卻認為教育學應當由社會學出發，因為有社會學做基礎，教育學才能立論，才能得到指揮教育活動的目的。為達此目的，社會學必須應用到教育學上來，杜爾幹是堅持這種態度的人。對於傳統上的教育理論，杜爾幹加以很嚴厲的斥責：社會教育論都沒想到會有一種有價值，合理想，而且極完善的教育，因此教育學家與倫理學家一樣的應當規定一個理想，並且這個理想要適用於任何時間與空間。康德說：『不應當依照人類的現狀去教育兒童，而應當照人類之理想及其趨向去培養他們。』教育很是使人向好處發展，並且還可以給人類一個最合宜的模範。然而社會學要我們從此拋棄這種觀念。社會學還告訴我們，道德與邏輯也都是社會生活的產物，也會隨空間與時間而轉移的。由社會學者看來，思想與行動之不可變性只是一種幻想。這種幻想現在漸漸的消滅了，人家也都承認永久不變的原則了。如果我們考察教育演進史，我們可以證明教育因時間與空間不斷的在變化，這決不會有什麼例外。教育組織如其他任何組織一樣，是一種社會事實，是某一時代的社會需要品。康德與許多哲學家都承認人類本性一旦形成之後，就再不會改變，其實人只是社會意識的產物，每個民族在每個時代都有其特有的人之概念，在事實上，論到進化，社會總需要改善人類的理想，並且努力以教育去使這個理想實現。社會如一切道德習慣一樣努力給個人以社會教育，杜爾幹答覆一些以教育為責任的人說：我們應當知道以何種觀

教育與科學及哲學之關係

念去教育人，教育歐洲人，特別是教育我們廿世紀的法國人。現代教育界，並無教育組織，就如從前一樣的沒有這種組織的存在。教育家應當認識他的時代，同時應當辨別他這時代的影響，及這時代的理想，杜爾幹確認只有教育史能決定每個時代教育所當有的目的。以後他還說：社會學能使我們滿足時代的需要，換言之，實用也預想着一個主要的觀念，這個觀念能指示我們行動，給我們行動一個意義，並且與我們的行動有密切關係。這個觀念使我們的行動充實，心理學的任務即是介紹實現此目的方法，因此我們要說明杜爾幹與盧梭的態度之區別。杜爾幹離盧梭的理論很遠，盧梭的性善論與杜爾幹的社會論有很大的衝突，杜爾幹認為人與動物一樣的無道德性，無社會性，人之所以為人，都是社會生活的結果。我們並不需要發展人的本性，而教育的目的就是要養成社會所需要的人，教育家不是自然的使者，而是社會的使者。

◎ 這種教育科學論並未被現代教育家所接受。反受許多人竭力攻擊。攻擊者說，教育學不適宜于科學研究，無論如何，教育學也不能離哲學而獨立。達曼(Thamin)認為在教育上，甚且在教育組織中，總含有一種哲學理論。即使不是哲學家所規定的教育也如是。德何樂說：一切生活的意念都含有教育理論，換言之一切教育理論都建設在人生哲學上。士巴丹(Spaldin)認為一種完善的教育，必預想着一種完善的哲學，在佛愛斯特(Foester)貝雷(Butler)伯特(Bode)西茲(Shields)歷士拜(Jaspers)等人也有同樣的表示。

德何勿樂屢次承認：現代教育有太偏向于科學的錯誤，而忽略了教育的理想。現代教育學不知教育上的爭論應當在教育心理或純教育學的領域之外，因此現代教育學失掉他的基本觀念。A言之即是失掉教育理想。歐肯（Eucken）也說：教育界，尤其若于無生活上的指示與永久的真理。現今的教育改變，只是一種喊叫，而沒有顧到教育哲學，也沒有顧及生活的理想，因此我們改良教育就不合於教育目的，不合於教育的可能性與教育的條件。但是教育應當丟開一切而隨從着各種人的思想與各種人生的概念。但是另有人說，偏於實證科學的教育家都認為科學能供給教育理想及其主要原理。杜爾幹不是以為社會學能代替哲學與宗教嗎？這種信念屢次為人所承認。在此我們就有爭論之處：許多科學的哲學家都認為若不在科學的觀點上行事，人就不會有價值的判斷，但是在事實上科學只能發現現象的真相關係，在事實中找對象，再在對象間找定律。科學不能給人類的行為一個應有的目的。因為事實的觀察或解釋決不能得到一個生活的理想，這是伯安加雷（H. Poincaré）的意見。此外誰也不能否認克拉巴來特的心理學與實驗教育的價值，他說，人們以為科學能給我們理想這是一種錯誤，而且是我們應當承認的一種錯誤。科學只解釋現象的過程，而決不能先說明某現象隨從某現象，而不隨從另一個現象。布特盧（E. Boutroux）說，科學不能給我們任何預告，甚至科學本身的研究也是如此。然而別人却主張科學是一切的規範。因為一切科學都能實用；例如生理學，心理學都能引用到唯理的教育上去，就同來唯不虛樂（Lévy）

Y-Brun) 的風俗學能引用到唯理的道德學上一樣，那末爲何人家還去區分科學與道德學呢？由科學知識所得的實踐的公律完全是一種假設，當這些假設能使我們決定一個目的的時候，我們才採取它，科學公律有各種不同的應用，甚至相反的應用。化學告訴我們怎樣保持實體，怎樣應用它。但是化學決不能使我們用來治理實體，或消滅實體，這是無意義的。如果人生的理想是個個人的觀念，如果教育最高目的不是單純的事實，當我們遇到這目的時，我們也應當承認他們的存在。在『教育與社會學』一書中，有幾頁是我們應當提出的，杜爾幹主張實踐理論要建設在實用科學上。以後他又自問現代教育學是緊靠着心理學與社會學的，他承認這兩種科學都未完成，社會學只是一種剛成立的科學，因此社會學只有很少的效力。而心理學却又是個在爭論的問題，因此我們只能等待這兩種科學進步之後，我們才能實用它。我們的生活既有這些迫切的需要，我們就應當果斷的去實行我們的計劃，那末我們怎麼去改革傳統上的教育呢？杜爾幹認爲這應當思索，當傳統上的習慣有錯誤時，只有思索才能免除。但是若非思索能使教育合規，使教育發展，杜爾幹也就白白的發表這些理論了，科學哲學者借詞科學還未完成，他們就主張先不利用科學。然而一切創舉都有冒險性，這個在科學上的冒險性總要實行。雖然科學並不完善，我們也得將一切都放在科學上，同時還要盡力的免除危險。這種舉動是值得我們注意的。許多這類問題都由此提出來，並且還有說明。我們對於杜爾幹的理論應怎樣看法呢？這是否就是現代思想

的考察。我們要知道什麼是現代的需要，和這些需要的滿足，並且要看應當不應當有這種需要的表現。一些倫理學家時常責備當時的人太沒欲望，他們認為這是一個人世間的損失。正因倫理學家歡喜欲望的發展，欲望對於他們就好像是一種需要。杜爾幹認為性善說，只是一種個人的思想作用，個人的「一種理想」。但是杜爾幹這種批判能否有利於社會？如果可能，杜爾幹就承認思想能使我們超越。若要使我們超越時代的困難，就要預知將來的困難，縱然社會潮流進展對教育有壓力，可是社會進展的效力與教育的成功是不能成正比例的。如果思想能使我們支配事實，能將我們置於高超的地位上去，因此不管這些事實是現在的，未來的，可改變的或不能避免的，我們都有承認或否認的權力。一些有作為的人，決不限於要求現代人所需要或將來所需要的。但是教育家却只限於供給國家所需要的人才。因此爭論最烈的就是意識本質問題，杜爾幹提出意識與科學合作的話，如果我們不預先規定何為意識，我們就會覺得這個問題空虛，而且不可捉摸。杜爾幹說，意識自己本身就有規律，為着能利用它，就應當認識它，意識規律就是哲學上的根本問題。杜爾幹不是屢屢提到道德的規律完全存在於個人意識之外嗎？如果道德意識只是社會強制的結果，那末道德意識本身就不會有什麼規律。這些規律只是心理作用而已，由此引起我們很嚴重的抗議，許多倫理學家與倫理家認為心理學不夠研究一切意識問題，即使意識本身有他的定律，總也不過是一種心理作用，因此難以如杜爾幹一樣的承認，只有社會學能供給倫理與教育

應需要的目的。我們可以不承認精神能力嗎！是否我們應當承認環境所指給我們的目的？事實上環境並無如此大的效用，環境的力量是有限的。

現代有許多人認為教育學與哲學多少都有關係，我們應當看到社會學派的理論，在科學上不能成功，無論如何，社會論只是對於人或對於自然加以有系統的觀察而已，很多人都以為如此就可逃脫哲學，因為他們對於哲學觀念不明瞭，也不確定，也不承認。然而事實上，哲學能確立人的行為與態度，例如盧梭說：「你們永遠應當知道同你們說話的人既不是個科學家，也不是個哲學者，只是一個很單純的人，一個真理的朋友，既無派別，也無組織。我的推理是建設在事實上比建設在原理上還來得多。」他還說：「我想，我所承認與我所採納的，就是盡力使思想有系統，不去推測，只去觀察。我並不着重於想像，而着重於事實。」這種見解顯然是很驚人的。

無疑的在某個時期，一個人若不提出些哲學問題，不選擇一個宇宙觀，這個人就不能稱之為人。但是有許多人認為哲學思想只是不重要的部門。這種人只追隨些很淺薄的目標，只作些實際的事。例如我們可以看到一些好的管家婆，以全付精神去管理些很容易作到的工作，而不顧到她們所能達的高超的目的。有許多旅行者，只願選擇道路，運行學，找領路人，而不去玩賞風景，這些只埋頭於實用的人，不明了人家為何用腦力去找理想，去爭論何為理想，去爭論何為高超的目的。在教育家中常有這一類的人，他們不顧到教育學

所應討論到的教育最高目的與原理。把所有的精神都集中在實用教育上，集中在不必爭論的，很易達到的目的上，這些方法都不爲人所讚許。他們只討論用什麼方法能給兒童一些知識，討論教授法，如寫、讀、算等。看怎樣去培養注意力與判斷力，這都是一般人認爲重要的。他們研究怎樣培養一般人所謂的道德；比如誠實，自動力，保守秩序，工作的趣味等。如果說這些教育家的活動不向着某個理想，自然是不對，並且這些理想也能是很高超的，也應當採取。不過這些理想並非是深思的結果，也非批判研究的結果，他們的原理與目的只是社會環境的產物，教育的產物，無疑的，在價值上顯是沒什麼了不起。教育應偏重於作爲而不重於思想，他們只想着怎樣作才可得效果，怎樣可滿足他們的趣味。

我們在現代的教育中，可以遇些很不同而很有趣味的意見。人家認爲實驗教育有相當的果斷。自然，他們並不想忽視科學的幫助。比如生理學與心理學。但是他們卻很切實的承認教育學不能離開哲學，在他們看來，教育着重於真理，而不着重實用科學。事實上，教育本身有他的事實與環境，它應當有特殊的觀察與特殊的試驗，換言之，教育家不應當限於心理與生靈試驗室的研究。無疑的，這些試驗爲某種動作的分析或生理心理問題的解決是不可免的，詹姆士說：不在實際生活中從事教育，教育的研究就不會成功。並且因此教育就得不到個人自身的觀察。人們錯認在學生生活中能得到觀察與試驗。其實兒童心理研究是不夠的。不錯，我們需要設立兒童心理研究，但是若不真考察學校的工作與環境，兒童

童心理研究就不會成功。杜爾幹也看到這層，他主張教師觀察學生在教室時的心理，因為兒童在教室裏所想的，所感覺的，所動作的，與他獨自的時候不同。在教室裏有傳染的現象，時常因團體生活而棄掉自己的意見，還有相互激動的現象，有互相求助的現象，由此可出來學生互相攻擊，互相利用。所以教室實在就是教育家的試驗室，因此畢厄出了巴黎大學的試驗室，爲着到格郎拜樂街（Gronge and Beller）的學校去工作，布絲（Buisse）說，學校環境就如試驗室一樣，教室的目的也易見到，試驗由此也可以簡單化，學校環境與學生生活有關，因爲在學生生活中心裏活動是非常自然的。

第四章 兒童之認識

現代教育家實備古來教育不知認識兒童，也不知這種認識的困難。而簡便的將兒童與大人同樣看待。拉不盧耶兒（La Bruyere）「在觀察過兒童之後說：兒童與成年人後多大區別，要明了兒童的精神過程，只要拿大人的作比較，使之縮小就行了。」人家都認為兒童的判斷力，兒童的理智，兒童的意志，較大人的來得小，但是經過合理的觀察之後，得知兒童精神有他的特點。兒童的思想決非大人思想的簡單化，他有他的特殊作用與成年人的完全不同。兒童對付世界與對付人事的態度與成年人也不一樣，孟特蘇里夫人說：「無疑的，兒童精神狀態在成年人中決無相同之點，但是兒童的特性也並不顯明。由孟特蘇里夫人看來，如果我們研究兒童的特性，就知兒童與成年人之間的不相合。兒童的個性很特別，時常使大人生厭，而且他們有一種很神祕的反抗，這點是應當加以解釋的。當我們仔細觀察兒童的意識，我們就知兒童精神上與意志上有一種很壞的反抗性，在很多情形下孟特蘇里夫人都加以細膩的觀察，認為大人比兒童更無能更不中用，因為小孩與大人之間不互相了解，他們不斷的在互相衝突，因此兒童的個性變得很特殊，而且很強烈。」

教育者要完成他們的任務，對於兒童的認識是不可少的。自從世紀以來，人們認為兒童精神不是正常狀態，認為兒童心理作用的不完善與混亂是平常的事，所以就不加以理

會。況且人家也並不想認識兒童這種不固定，而且不正常的精神狀態。人家並不找尋懶惰，不願工作的成因，人們也不管這種懶惰是否由感官不完善之故，或是生理上不健全之故。此外大人對兒童之不了解還有很多例證，如果我們研究兒童說謊的情形就知道，在回答一個問題或逃說一個故事時，年幼的兒童往往假造事實，由此可見兒童如大人一樣有相同的動機。比如利己心，自私心，作惡心等，人們並不考查兒童是否真有此惡習，人們不知認識兒童之重要。人們都忽略了兒童的想像力與童話作用，人家並不知兒童不會區別真假是非，人家也不知兒童喜歡說假話，更不知兒童造假是否為欺騙他人。兒童確是喜歡隱藏事實真像，但是這種隱藏，完全是自然的，而且是合理的。因為兒童常常很坦然的在說謊，而大人却認為這是不正當的行為，其實大人也會有想像力。由此可見在任何生活環境中，考察真象都很困難，兒童心理研究的不完善，使教育也變得不完善，而且不正確。因此發生意想不到錯謬。所以許多教育家毫不遲疑的像孟特蘇里夫人那樣說：真正的新教育，應當先去認識兒童。

但是只從事一般的兒童心理研究也不夠，此外應當對於每個人的特性有認識，應當努力的發現兒童個性。許多教育者鼓勵我們去描寫兒童心理，如果我們不切實的認識兒童的個性與趣味，在教育上是件危險的事。第一，時常因我們認不清兒童之態度與趣味之別，常常我們就錯解兒童的個性。若無長久的觀察，我們如何能使兒童發展，使他們保持良善

的作爲呢？魯班士認爲有許多良好的機會都被我們失掉，因爲我們沒趁機會去實現教育理想。著論到修身問題，種種錯誤皆因缺乏兒童之認識。教師與家長對兒童的認識都很不明，而且他們的判斷也甚浮淺，甚至絕對不正確。家長們，即使最好的家長都沒想到他們的失敗與缺點。常常他們不知道給兒童所需要的，所求助於他們的。人們決想不到會不了解自己的孩子，反而自己很得意，自以爲能達到兒童的心裏去，然而這却是種錯覺，因此教育應當有長久的努力，還要避免以己度人的態度。因爲父母看不清兒童的心理過程，即使是很負責的父母，也不免有所忽略，而且有不正確的評判。因此父母們都沒修到應有的教務。時常教師與學生之間都不認識，雖然教師對於學生課堂中的工作非常注意，互相間仍然不能了解。因此就是一個很有價值的教師也不見得會如人家所希望的一樣，深切的影響學生。

那末以什麼方法可以認識兒童呢？這個問題是現代教育界的重要事業。現在統計法彷彿最正確，由這種方法我們可以計量個人的精神作用：例如記憶，注意與智力等都可利用畢尼的智量測量法去測量，由此我們可以區分各種心理作用。現在統計法非常盛行，尤其應用到個人的心理上或職業指導方面上去。很多人就實用統計法而不顧其中的困難，也不管是否適於他們所求的相符合，若是人們不明了心理作用而去計量心理能力，是很難成功的。若更知個人的智慧作用，而不知智能的程度，想用統計法亦非易事。智慧測量不但

只是由智力的程度之差導所得的結果不同，並且與我們的觀察，我們的習慣，我們的注意力和很有關係。經驗告訴我們，兒童對問題回答得好，對於練習作得好，並非因為他們特別聰明，而是因為具有他人所沒有之知識與方法。

許多學者都知道用統計法而不加審慎與批評便是錯誤，並且他們知道在我們觀察一個人的心理作用時，應當顧到心理上的其他元素，這是詹姆士所特別注意的。詹姆士相信記憶獨自可以加強，他認為如果我們懂得利用感情，注意與智力，即使是平凡的記憶力也能聚集很多回憶。畢尼也同樣認為我們應當顧到整個的精神作用。在事實上，不應當把一個人看作各種心靈作用的集合，其實每個作用有各自的區分。人的個性同時是心理與哲學的變重問題。但是由經驗可知，統一性與複雜性同時是重要的那些從事於具體心理研究的人，用統計法得不到效果。因為常常實際生活所得的結果與在實驗室中所得的結果不同，因為在日常生活中，可以得到科學所不能得到的效果。這種效果在行動上會表現出來，例如士本納(Spencer)說測量時因長的反應其結果不能正確。因為在實際生活上提出問題時，個人的反應顯得太慢，教育家因此不能滿意實驗心理的指示，當時一個人好像對某工作有特殊的天才，而在他的個性中却含藏着一種正相反的能力，這種真正的能力反而得不到適用，時常我們有特殊能力，但由我們薄弱的意識而消滅，或因懈怠而消滅，或因單調的工作而消滅。

由士太納看來，說明與診斷都非常困難，許多實驗心理學家都看不到這層，我們先應當區分出兩個問題：這兩個問題常被混同。第一要知那種人長於那種職業與工作，第二也要知道那種職業合於那種人。士太納看到在青年指導中，實驗與計算方法都完全不充分。

士批而曼 (Spearman) 的研究結果，已經在他很有趣的書「人的態度，人的本性及其測量」(Les aptitudes de l'homme, leur nature et leur mesure) 中表示過，由統計法去測量人的個性與態度常引起心理上很多問題，比如：我們能否拿智力作用當作最有效果的能力，而且這種能力是否永久不變，智力是否亦有等級之差，各種不同的心理作用集合起來能否變成另一種心理作用？在事實上，心理作用最初很簡單，後來慢慢變複雜，如果研究精神能力時，認為各種心理作用都是獨立的，這就錯誤了。士批而曼認為在許多不同的心理作用中，應當看到有所謂精神力，這種精神力確定的元素。

因此我們應當堅持着一種觀點：認為統計是極正確，最可靠的方法。這種方法可以分析兒童的個性及個性之由來，許多人認為學生的練習就是最確的統計材料，這種材料決不能以其他的東西來代替的。為着估計學生的哲學思想能力，文章詩歌解釋以及作文並非最好的證據，文學批評或翻譯不能斷定青年人的思想是否細膩，是否深刻。一個教學教員很難發現學生的數學天才，他用不着教室以外的考察與特殊的研究，但是我們應當知道，一個會應用統計法的教員才能以學校的練習書為統計的材料。一個善用過渡教材的教員決

不能估計到學生的能力，因為超過兒童精神能力之上的練習，不能發現兒童之特點，有時學生顯得很笨，懶惰，不用心，這是因為他不懂所教的东西，不感興趣，因此也不生反應，先生就責備學生太笨，其實最好的統計法也不過是一種淘汰法而已。

現代任何人都知弗樂特 (Freud) 的理論之成功，這個理論引起很多人的興趣，人家說，他的理論對於成年人的測驗尤其有效。在精神病的範圍中，或在道德生活中，有很詳細的解釋。但是為何教員不肯用這種方法呢？許多人竭力主張在學校中用這種精神分析法，因為人們沒充份的了解思想上與行動上的潛意識作用，因此潛意識的考察可以值我們認識人的個性，同時還可以改變人的個性，使個性得此發展，這都借助於行動上所潛藏的力量。精神分析家都輕視古代教育，因為那時的教員都很淺近，而沒顧到下意識作用。古代教育沒想到兒童常有很古怪的行為，這行動常在下意識中發現。而古代教育不知有這種複雜的精神現象存在，所以也顧不到這種現象的危險。為着防止下意識中這種不合法的活動，古代教育只是很嚴厲的加以禁止，而不想法醫治，因為古代教育不知這種毛病的起因，所以精神分析家主張給兒童指明這種下意識活動，然後再加以道德的批評，使兒童得到高尚的感應，精神分析家析說：我們應當戰勝這些惡劣的欲望與判斷，使這些欲望向高超的目的進展，因此這些欲望由於領導的關係也慢慢的會改變，這就是所謂精神高超化。精神分析家認為美德差不多總是惡習慣的高超化。此地並非是批判問題，換言之並非心理分

析的理論問題，而是我們要應用心理分析到學校中來。這個益議引起多少贊揚與反對，人家說，使兒童注意到下意識的動作是件危險的事，例如弗樂特主張學校中用很完善的性教育。居禮那（Zullies）佛仿也採取這種意見，許多教育家認為這個問題非常繁雜，用起來應當十分小心。應用這些簡單的原理常引起不可補救的錯誤。一九二六年在柏林舉行的性問題的世界討論會中士太納認為給天真的兒童一種性教育非常危險，到第二年他就毫不遲疑的說：弗樂特的方法不但是科學的錯誤，而且是教育上的罪惡。依安（Jank）自己也承認這是個危險。此外精神分析家還提議使兒童自覺自己有一些不良的意念，使兒童有深沉的下意識作用，暗示他們一些從未意識過的觀念，甚至在下意识未發現過的。弗樂特與他四派的教育觀不能毫無顧忌的採納。但是精神病分析家之下識研究很值得人注意，他們很合理的告訴我們，令我們不要滿足於表面的觀察。論到兒童的行為，精神分析家也同我們一樣解釋得很不清楚，不過他們告知我們用何方法可以有深沉的意識考察。

現代的作者勸告教育家從兒童的自由活動去考察兒童。在課堂中，當小學生沒注意到大人正觀察他的時候，他就毫無顧忌的表現他的習慣，這些習慣與在家庭所表現的不同，並且與他知道有人在觀察他所表現的也不同。當兒童注意一件事時，比如在遊戲時，可以看出他們的特性。在一些很自然的練習上，也能表現他們的特點，在孟特蘇里派的學校中，人們都注意的給兒童一種個性與趣味的表現機會。他們說：心理學上的考察並非課程

上的考察，心理致察是爲認識特性的，這種意見彷彿很正確，但是教育家却沒顧及這層。

從前所主做的方法即謂專制與強迫的教授法，決不能認識兒童的特性。強制法妨礙兒童自然的表現，並且由此使兒童產生畏縮的狀態，不易起反應，不易有自然的活動。在許多家庭與學校中，兒童不大說話，或不說不合理的話，總是作大人所規定給他的工作，因此父母與教師看不到一點他們的內在生活。父母對於兒童的內心表現從不生疑問，也不顧到兒童對於他們的不滿。父母與教師很得意於他們的本領與他們的專制方法。但是如果他們發現他們這些好的動機反使兒童有盲從的結果，他們自然就會驚異，而且失望。其實只要使兒童有信心，使兒童毫不畏縮的在他們面前表現自己的意見與自己的感情，使兒童需要服從自己，使兒童善用自己的思想與心地。祇有如此才能對兒童有認識，所以不應當用專制使兒童服從。與兒童險惡的態度得不到兒童與青年人的內心生活的認識。由此可見，專制法決不可靠，不能持久。並且一種很深刻的同情，一種很真誠的愛護決非專制法所能相應並論的，爲着認識學生，這些都是不可少的。

我們不要很簡單的就認爲用一種方式我們不能表明我們的態度與個性，平常看來，人們不是常常認不清自己嗎？當人們一旦能認清自己，然後就不要輕放開這個所認知的自我。一般大都令教師們作些個人的考察與登記，裏面要記着兒童的心理作用，與生理狀態，他們的智力，感情與道德的特點等，每天都要有這種登記，並且還要注意到各種作用的變化。

第五章 兒童人格之尊重

一個古來的格言謂：「對於兒童應有最大的敬重」這個格言普遍都為人所承認，而且常被引用。由此可知這種主張能使兒童發展他的天性，此外還可以給這個格言一個廣泛而深沉的意義，這也是現代教育所努力之一點。現代教育竭力反對忽視兒童人格之舉，孟特蘇里夫人說：新教育的特徵就是對兒童人格之尊重，這是人們從未作到的。

對兒童之敬重，有各種不同的方式，但人家從未清楚的去分別這些方式，並且很多人只考察其中之一部，我們應當知道兒童期與青年期是人生中最有特點，最有價值的一段。每個人都應感受到兒童期與青年期的情感與樂趣，而嘗味到這兩個時期的生意，若非如此，生活就不得完善！就有缺陷。然而兒童與青年常常犧牲於未來生活之準備，而疏忽了這兩個時期的價值。兒童與青年人不應當只顧到成年以後的問題，人家都想爲了美滿的將來，最好是使兒童受嚴厲的管束，其實如果毫無顧忌的使兒童爲將來的幸福而犧牲了童年的幸福是很大的錯誤。常常父母們都願意分擔孩子們的憂慮，或者是父母需要將兒童的感傷，或是父母們要獲得兒童的幸福，而將人生看作很嚴重的事。無疑的，人們不應當給青年一種幻想，認爲正常的生活是水遠會有的，人們應當使兒童知道人生並不如此的簡單，而是很嚴肅的。但是此地嚴肅並非是憂愁與悲觀，再者我們若沒想到使天真的兒童免

除一些含混不明的觀念，這是大人的錯誤。兒童常常會不快樂，而且厭倦嚴肅的生活，爲免除這種不幸，就需要努力與期望。經驗告訴我們，一個不幸的青年或是一個不歡悅的青年，常常是因一些惡劣的回憶使然。如果要使兒童知道顧慮以後的生活，這是教育上的失敗。常常因此就減低兒童的勇氣。爲着使兒童能與生活鬥爭，正應當鼓勵兒童。一個在光明溫暖的空氣生活過的兒童，一些美的回憶就能給他們精神上很多的信仰與希望。因此我們應當盡量使兒童與青年享到他們的年齡應有的幸福，這是盧梭所竭力主張的。而且這也是在他的愛彌兒（*Emile*）書中最美，最有力的一頁。無疑的，這是一種過份的舉動。盧梭認爲不看重兒童與青年的生活是我們不幸的根源。但是他很合理的主張使兒童享受他們的兒童生活，不管上帝在怎樣的叫他，他也得要在死以前領略到人生的滋味。在盧梭之後，許多現代的教育家，都批評這種犧牲現在而只顧渺茫的將來的教育。他們同盧梭一樣的說：在一切事物的範圍中，人有他一定的地位，而在人的生活中，兒童也有他一定的地位，我們應當各人有各人的看待，兒童有兒童的看待。

論到尊敬兒童的個性時許，多教育家都特別尊重個人所特有的才能，我們不只是應當保持這種才能，而且應當去發展這種才能。尊敬兒童的教育家，常受哲學理論的影響，認爲個性是一種特殊的事實，由於這種特性，人與人才有區別。這種特性常是他人所不注意。而自己也注意的。任何人都不會將自己有價值的才能隱藏着不表現，許多哲學家都不以形

而上學的眼光去看這種埋沒個性的教育，而他們從事於個人特徵的考察。爲着使兒童有良好的性情，就應當先改善個性，因爲個性中常包含着一些不良的傾向，因此人家都說從各方面去學習好習慣，由這些習慣就可斷定這人是否受過好教育。總之不管怎樣，我們應當先給精神生活一些合理的規範，但是教育若不顧慮到個人的活動，不去改善個人的活動，教育就達不到我們所期待的目的。這種教育常常摧殘了人的精神，使人不振作，甚至失掉他很好的動力。這種方法防止了個性的發展，而且有礙於某些能力的發展。這種個性的發展，正是人類的幸福與快樂。在這點上，我們有達爾文（Darwin）很有趣的證明，他可惜失掉他青年期的風度與趣味，因此他的幸福也減少。人家都不知怎樣保持個人的處事力，同時也不知助長處事的能力，對處事力若無有效的幫助，一個人也就不能成功，也不能發展。一個有能力，有天才的人，我不知道他怎樣就能衝破一切障礙，天才的傳記上寫着，無論怎樣不能解決的困難，他們也可以有法處置。但是這種生命力與才能只是些例外，大多數人都沒這種能力，這種能勝過一切的態度，需要培養，因此應當使兒童時常征服一些常遇到的阻礙。如果教育家能如此的常激勵學生，笨人也由此會減少，但是在許多情形之下，有人有機會也得不到鼓勵與幫助，甚至被人壓迫或攻擊，許多被人認爲精神薄弱的人，而事實上他的精神是被造成薄弱的。因此助長青年人的能力，使青年的能力向上發展是教育上的一個大責任。當人家提到教養兒童時，這不是應當想到的事嗎？不就是爲

兒童人格的尊重而反對強制教育方法嗎？若有人不主張自動的方法，這是因為人家沒有餘力去澈底激發個人的能力，其實這種激發是可使人人自動，使人增加能力的。

兒童人格的尊重是發展有益個人有益社會的處事力，在兒童的人格上，不管他是怎樣的無能，人們很希望能在其中找到善良的特點，換言之，即是要使之能自己負責去自立生活，使之自發地自由地決定他的命運，能隨時選擇他生活的路線，由此人在世界上才能扮演各種角色，不管人們在哲學的見地上表現得怎樣不同，怎樣相反，現代人總承認生活的價值是由柏格森（Bergson）所謂『深沉的我』而來的，也就由於這深沉的我，生命力才能發洩，才有自由的感應，才有自由與豐富的自動力，才有主動創造力，在這種深沉的自我之下，我們的行動時常因此就有慘劇產生，有關於幸福問題要解決，如果如此，道德教育是何等的繁雜而重要！那末怎樣才能達到道德的培養呢？這種培養莫非是去作造人的模型，也不是教管動物一樣的工作，不過許多人仍把教育只限於培養好習慣，其實在某狀態之下的好習慣，也只是道德活動的變形而已。人家常說：教育活動就是要使兒童自主，自動，要使他們知道，而且自願遵從規律。所謂自主的觀念在現代教育家的思想中佔很重要的地位，時常爭論的問題就是自主與規律之間的關係問題。所謂自主，並非輕視一切規程的自動性，也不是不合法的任性無知狀態。所謂自主的觀念，也是有規律的。我們應當知道，自由之中也有規律與限制，並且應當知道怎樣在自由中而含有規律，而服從規律。教育學

家在他的領域內總要問，如何使強國的規律變成自制的規律，如何使由恐懼，由利益或由情感所生的服從性變成責任心，如何個人才漸漸有規程與自由兩方面的意識。

現代很多政治理論不是有減低尊重個人價值與個人尊嚴的趨勢嗎？他們要實現一個社會，把社會看作最高價值的存在，個人只是社會的一個單位，個人的幸福，個人的尊嚴，都附屬在國家至上的觀念中，也只有國家才有這種榮幸去承受一切。宗教努力的使我們的生活與神密切的接觸，可是爲着現代的某些人，個人生活應當附屬於社會生活之中，所以他們的理想也不出物質範圍之外，這種政治理論毀壞個人的價值與尊嚴，因個人的人格起很活躍的批評。許多思想家都說，這種政治理論毀壞個人的價值與尊嚴，因個人的人格正是人類道德經驗的鬥爭者，他們說：我們應當喚起現代人去尊重個人，而知道每個人都他自己的定向，這個定向與社會的定向是不一致的。而個人的生活方向，決不是在社會生活中就能實現的，個性論者承認，個人的特性以及個人的價值，此地我們應當不要將這種個性論與個人主義相混，所謂個人主義是要提高一切個人的欲望，一切個人的福樂。這是一種激發，是巴士加所不滿的，然而人們可以很切實的詢問它：是否引導我們到最善最豐富的生活的真善方法就是個人主義？我們應當看怎樣一個人能達到個人目的，而不至離開笛卡兒所謂的爲衆人利益而工作而定律。所謂爲衆人利益而工作，並非是爲社會的利益，職務和也不是爲保守人類的經濟勢力而學問，也不是爲擴張兩學問，也不是爲土地地粘着而

爭鬥。而其目的在使學校恢復其應有的地位。教育專家與善於處理學家同樣重要的問題，就是要知道，怎樣能有這種有斷續而又存在於公共利益的人，並不如亞里士多德（Aristotle）當作奴隸者，而是一種活動機器，許多科學家說，如果思想以及活動都不受規範的壓制，不設意識內的問題，不以自由批判問題，都能如此，生活才有意義。因此教育應當使兒童完成社會的任務，這種任務的着重是現代特殊的表現。但是我們應當承認康德的原理認為不替任我們或在別人，我們都不應當把人當作一件很簡單的工具。現代很多書都討論教育對兒童的人格問題所應有的態度，亨利布基（John B. Bunker）在巴黎大學作過個人教育問題的論文，他竭力反對教育學中的社會論，這種社會論在從前就有，不過對於教育是很少不利的，在事實上也是很很不合的。他還很不遲疑的總結的說，一切教育的改造都是因為無偏見才得成功，我們不應當接受社會論的心理學，因為這種心理學認為人的精神是很不固定的，很容易改變，因此只有社會的控制才能培養成堅固的人格。在事實上我們不應當反對個性，個性使兒童有特殊表現，所謂個性，就是天資，我們應當注意天資在教育上的任務，布基認為我們的責任就是使學校去適應兒童，即是所謂教育的個性化。

白爾結是一九〇三年以來羅基（Lodwick）學校的校長，發表過關於這個學校的著作，其中有很多關於這學校的有趣的經驗。他說明，學校怎樣設法達到創立者的目的，培養完善的，發完善的，教育。

此地用不着討論童子軍 (Boy-Scout) 教育之重要性，但是應當注意在巴當保物 (Baden Powell) 以及其他對於這種教育的尊敬者的意見，他們認為個性的培養與社會精神的培養有密切的關係，所以童子軍教育有雙重意義，即是個性的發展與社會教育的合作。他認為社會服務對於精神自由發展是最好的條件，在所謂博愛論的理想中，自由是很有他的地位的。

第六章 兒童自然發展之重視

許多現代有名教育家都一致認為兒童自然發展是一種合理的方式，這種方式不外就是「權力與義務的問題」，這是我們應當採納的。兒童的行為同時應當由道德與科學兩方面去規定，前者作為兒童人格的標準，後者是生理與心理之應用。我們不應當任意的去指導兒童，因為兒童自身就有他的規程，我們怎能毫不顧這種天然的規程呢？當人們看到這點，就立即要改善教育方法，反對大人給兒童的行動加以限制，因此教育的任務完全換過一種新的方式。兒童教育幾乎成為兒童自身的工作，這種意見是杜威與孟特蘇里夫人竭力主張的，這就是他們所謂的『新學校』或謂『明日之學校』。

世人察說舊教育有很大的錯誤，然而並沒想去反對這種舊教育，人們只是給兒童灌注知識，而不知兒童在某年歲當受某種教育，也不知按照兒童的年齡用特殊方法去授課。舊教育的錯誤就是因為不知道兒童心理，也不問兒童與大人的精神之區別何在。這些錯誤都是由於他們的原理不正確之故，他們認為教育最重要的目的是給兒童灌注一些大人的知識，並且很早就盡量的教兒童一切大人所應當知道的事。父母們所希望的就是教師應用灌注法，我們應當知道，父母是怎樣的願兒童早熟，他們不是很高興的看到他們的兒童前進，看自己的孩子比他們同年的孩子稍知課更多嗎？當父母看到孩子在規定的年齡下成功

他的考試是多麼的得意！其實專注意考試成績是教育中最失敗的方法，可是現今大部分的學校，也只是顯考試而已。人們只是給兒童很淺近的教材，而不問這些教材是否合乎兒童的本性。在此可以看到實用與原理之不合，大部分的教育家都贊成蒙載活 (Montaigne) 與盧梭的格言，並且常常加以引證，認為這是不可否認的真理，人們應當依照這些有名的格言去教育兒童，因此一些教育上的老習慣被教育行政所攻毀。

「明日的學校」之理論者認為教育不應當專灌注一些死的教材，不應當置兒童在一個死的模型裏。雖然這些模型是教育家選出的，同時也是社會所贊同的。其實教育最重要的目的是使個人有他自己處置的能力，並且使這種能力發展，作為個人能力的基礎。此外又怎辦呢？既然兒童不是大人之縮小，他們的心理也完全與成年人不同，所以就應當盡可能的先認識兒童精神之特點，以及兒童正常的能力，孟特蘇里夫人說「真正的新教育是在於兒童之認識。」但是一般人都不願去分析兒童精神能力，其實教育必須要發現兒童自然發展的方式，這是極重要的一點。在人類精神演進的過程中，兒童精神不是特殊的一段嗎？這些精神過程的階段應當怎樣去區分呢？什麼是兒童精神過程？什麼是兒童的特性？有些生物學家證明某些動物在他的生活過程中，一種會變化的本能也會變成固定的特性。如果我們很注意的考察兒童，在兒童身上也可以看到這種現象。本能的表現不是教育的功能，而是突然而來的。我們應當在孟特蘇里夫人所謂的「感覺期」中去捕捉這種事實，

在原則上，我們不應當在「感覺」上着手，我們應當造一個環境與方法，而使這些變化的現象在其中發展，不過常常因外物的阻礙或因我們的疏忽，而使這些現象不能發展。因此改變教育方針，而隨從兒童自然的發展。在此我們達到所謂教育改革的地位。從此我們應當從這個原理出發。於是主張教育永遠要適合兒童的需要，我們絕對不應當給兒童一些他認為無關重要的教材，也不要給他們不願接受的東西，也不要給他們不需要的東西，杜絕合理的堅持這種理論。因此我們應當滿足兒童的需要，同時也就能夠滿足我們的需要。這就是將來教育上最好的準備。查哥倫比亞美利亞（Merion）所領導的米蘇里（Missouri）大學之附屬中學校，杜威就是在這兒，兒童考出了學校，怎樣能使他們自願？盧梭很合理的批評教師們都白費了時間。教師應當獎勵兒童有願望與需要時才立刻給他們以食料。照孟特蘇里夫人看來，教育之要點是造成一個合於兒童的環境，即是一個能使兒童被獎勵力的環境，在其中能增長兒童的能力與經驗。從事實上，成年人的環境不合於兒童。孟特蘇里夫人說，合大人的環境是兒童的阻礙，常常阻礙被大人的阻礙而犧牲。所以兒童在適宜的環境內，就能使兒童自己啓發，自己發展。在兒童自己啓發的時期，我們就能認識他們，因此若使兒童自由出現，我們應當給他創造一個合適的環境，這就是給兒童一個創意的機會。只要這樣給他們開一個門徑也就夠了。兒童一旦有了向外發展的能力，自己表現也不會有困難。要發現兒童的秘密，只要準備一個適於生活發展的環境，他們的

心理自然發展。在兒童的環境之中，孟特蘇里夫人與她的合作者證明兒童的自然活動，由此看來，孟特蘇里學校的環境就是啓發的環境，所謂「環境的準備」就是新教育最大的工作。孟特蘇里方法主要的工作就是給兒童一些材料，使他們自己去工作，自己去發現，自己去找知識，同時自己培養自己的人格。孟特蘇里學校中，所謂教導並非幼長兒童的理解力。真正的教導是教師們的技能，總應當用一種親近的態度去教兒童，這種原理就是要人家允許兒童自由活動，由此我們很清楚地看到孟特蘇里夫人所堅持的所謂兒童自然活動的等待。

此地有一個問題發生：兒童如果不注意他的工作，又當如何處理呢？一個很確定的解答就是去提醒他們，照杜威看來，我們不應當強迫學生去做不吸引他的工作，在不防礙他的條件之下，應擔任兒童自由活動，在「明日的學校」中，學生能享受他的自由，這是舊教育所沒想到的。孟特蘇里夫人認為最主要的就是使兒童很自然的選擇他的活動，而且要極自然的活動。

此地所提議的教師的任務固是非常的新穎，而且能引起現代人的注意，教師並非要給學生一些真理，也不是用嚴厲的態度去強迫學生做他認為有用，而且需要的功課，往前教師們並不想讓學生自己去利用他的時機而去選擇工作的材料，以及工作的方法。他們只讓學生聽從先生所給的指教，教師並不知道他們應當怎樣去批評學生，也不知道學生對於這

要教材有什麼印象。而新學校的教師却知道兒童的願望，這即是兒童的自由行動。新學校的教師們知道如果小孩能表現他自己的需要，他一定會說：『讓我自由行動。』教師只要從認識兒童現時的需要，再供給兒童一些不可免的幫助就行了。孟特蘇里夫人說：『新時代即是助長生活力的時代，他認為教師應當了解兒童，並且任兒童去打破一切障礙。由此我們就知教師的特長就是隨從性，因為隨從的精神更可使入認識兒童，也就由此教員才不強制兒童，不使兒童改變，不使兒童不表現，而反助長兒童的生活力，這就是兒童自然發展的條件。教師們都承認兒童教育應當是兒童自身的工作，兒童自身的活動，兒童自己個人的經驗，所謂自身的動力是在兒童感覺期中所生的靈感。實行新教育的人並不是所謂學校的教書先生，也不是所謂管理者，而是『青年服務者』。

人們時常想到孟特蘇里夫人只注意小兒教育，他的方法只用到小學幼稚園或初級學校，但是孟特蘇里夫人却希望他的方法通用到中學生去也同樣有效。『明日的學校』之理論者，都想將這個原理應用到各級的教育上去，他們很高興的表明他們的新教育有多麼好的結果，杜威說，強制兒童用上的方法沒有用處，而應當使兒童對於工作有愛好之心，尤其應當對於他們的自勵力和他們特長的發展，這是為一些新國家的國民所不可少的。孟特蘇里夫人還更加樂觀，抱着更大的希望。由孟特蘇里夫人的原則養成的兒童，他的啓發性格與外不同，智慧與修身的各種特長更顯着，這足以使應用這方法的人驚異，兒童對於工作的

注重與熱心是人所想像不到的，他們的進步時常很驚人，孟特蘇里夫人常引證在數字課程上所得的效果，正如她所期望的一樣，許多教師認為兒童這樣多的自由，對於考試的準備很不合宜。孟特蘇里夫人早料到會有這種見解，她說她的學生在考試時決不比別人低下，反而很有成績，如果教員減少他的強制，自習的時間也不必太長。孟特蘇里夫人主張她的方法在兩年之內可以用到初級學校裏去，如果從道德教育的觀點去看，這種教授法的成效更大，反而一般教育方法效力倒小。所以普通教育所達到的結果不能使人類向上，如果我們允許兒童表示他們的深刻的信心，新教育就是培養人最善良的方法，在一九三〇年巴黎的道德教育世界學會中，依哀那（H. H. H.）大學教育學教授，比代而特森（B. B. B.）得到不少自由教育的經驗，他一直應用到英國、德國、澳洲去，在教育中盡力的減少教師的干涉，在各級的教育中，教員完全不加干涉，某些教育家都承認兒童如果用他們自己的能力，自然可以得到合宜的結果。

應用普通的方法實行兒童自然發展的原理是很合宜的，或許會有人不承認兒童自然發展的原則，或者有人不承認別人規定的教育法人，家不輕易的發展兒童本性，也不輕易的去隨從兒童自己的活動，但是一旦人家明瞭兒童自然發展的原則，在各級的課程中，新教育也就為人所承認。但是當人家考察新教育的結果及其應用時，又有許多相反的意見發生，「明日的學校」的理論者很受盧梭的影響，杜威很喜歡引證盧梭的意見，認為我們應使教育順

從兒童自然發展的程序。在杜威與孟特蘇里的著作中，常引用愛爾斯（E. S.）的名句，我們可以看到人家尊重兒童的特性與自動力，認為如果人家對於自然的活動不加以防礙與改造，人的本性很能自己發展，自己完成，盧梭說：我們應當承認這是一種不可違反的定律，認為自然的活動永遠是正直的，人的本心中決沒有惡意，也找不到什麼壞處，醜惡的事決不會由此而產生，兒童的任性與不良的志願是父母們所常關心的問題。盧梭說：兒童的任性並非是本有的，而是由不良的教育而來的結果。學生有不好的行為，是先生使然，如果兒童的自由不被我們所限制，兒童自己決不會作無用的事。教員去指導兒童，反而給兒童許多防礙。在事實上，他們應當給兒童選一個環境，使兒童自己使用他們的本性。因此教育並非是教員去指教兒童，而是兒童自己去教養自己。我們只要任兒童自己去安排他們的工作，使學生自己管自己，先生就沒什麼其他的責任了。教員應當想着自己只是一個「天性的管理者」。盧梭這種思想使現代教育家都贊同，他們不斷的主張教育是兒童自身的工作，教育的主要點就是實現兒童的自由，使他們在生活上免除障礙，並避免教師所卸與的管制。孟特蘇里夫人所謂的教師的美德就是「隨從性」，所謂「青年服務者」即是「天性的管理者」。孟特蘇里夫人認為盧梭所謂的「治理者」還不免會防止學生的活動，而以自由為教育基本條件的理論都要人家尊重生活上的一切特殊表現。但是性善的假設是很難堅持的，因為這種假設使一切惡事都不明其來由，而很樂觀的認為這種理論與事實並無不合

之處，倫理學家不應當不知人性是如何的複雜，甚且其間還會有反逆性。巴士加說：人既不是一個安其兒，也不是一個畜生，但是在事實上，一個兒童能夠是個安其兒，也能是個畜生。所有倫理學者都主張天性是需要改良的，愛比居里派（Epicurians）也主張人性的改善是必要的。呂克來斯（Lucretius）說：最可怕的怪物並非是愛而居勒（Hecule）所繁殖的人，而是一種原性乖戾的人，而盧梭却認為一切罪惡都其由外界得來的，一切罪惡都是人為的產物，經驗告訴我們，罪惡並不完全是外界加給個人的，在人的本性中就有罪惡的根源，所以人的行動必須加以規範。人家竭力攻擊盧梭與孟特蘇里夫人對於兒童放任的見解，這種見解或者會與某種事實相符合，但是不能與一切環境或一部分的環境都相符合。如果小孩不懂人情，不活躍，並非是他們的本性如此，而是大人們給他們造成的，如果我們了解兒童，我們就不會信這種意見，一個糊塗的孩子無論我們怎樣喜愛他，我們也不能相信他自己沒有任何不良的行為，並且他的本能不見得能向善的方向走。道德生活並非是一種很簡單的表現，一種自然的表現，我們只要不加以防範就夠了的。道德生活是一種生活的鬥爭，是對於欲望的鬥爭。道德生活就是我們的奮鬥。雖然我們自身也會有奮鬥力，不過我們不能想着這種能力自己就會發展，因為人性非常之複雜，人的行動也常常是矛盾的，所以常會發生很奇特的事實。由此看來，人性合規的發展常常是本性的改善，所以不應當承認本性是不可改變的東西。哲學家認為道德生活是我們自身的產物，但是

兒童自然發展之重視

種產物不是自然的就會發現的。

新教育還有另一種更被人攻擊之點：人家所提議的教育改進，最主要的思想無非是主張不給兒童任何規定，主張不給兒童不需要的功課，否則學生就不能很有與致的工作，爲着證明這種方法，應當假設我們的精神活動，與我們之需要永是很自然的，很有力的，但是自動力也是要激發的，我們不能確定這些自動力自己就會完善，其實這種自動力若無教育的幫助，常常就不會表現，以致停頓而消滅。詹姆士很確實的證明，我們怎樣能合宜的去培養我們本性中的各種狀態，如果我們錯過好機會，我們就會使處事力消滅，永不會再激發起來，也不能使之發展。明日的學校的理論給兒童動力加以養料，因爲依他們看來，這些養料也要兒童自己去採取，如果兒童自己不在意，他的自動力也無從發展，因此人家自問，這種自動力如何能施展？如果不要教員的幫助，常常很有天才的兒童不自覺他的才能，但是經過一個長時間的工作與努力之後，興趣也就發生，自己的能力也顯明，以致使教員驚異，學生自己也更驚奇他這種突然的進步，認爲這是變態。再者兒童並不一定要求他所需要的養料與幫助，因此人們對於兒童自然表現之信任未免有點過份，因此許多教育家不贊成給學生自由，但是在事實上新學校中的自由也以不防礙同伴爲主。兒童能避免不感興趣的工作，他不須作他所不喜歡的功課，梅利亞（Merian）很贊成杜威，他自問，兒童在學校時他自己靠自己能作些什麼呢？在事實上是否真能實行這種自動學則呢？用自動

的原則，教材不是容易被忽視了嗎？而且一些有用的功課不是有忽略的危險嗎？經驗告訴我們任兒童自己找他的知識，找他應作的工作，是很危險的，最好不要希望所預期的結果。我們不要毫無顧慮的承認這種提議，認為我們只要隨從兒童，給兒童的需要品，而不加絲毫的干涉，對於處世之方針也不加以指示，這都不足以確信的。因為這些提議都無結果。其實不十分過嚴的強制並不是教育的障礙，人家都錯認這些強制是阻礙，使兒童不活潑，事實上由觀察得知困難的工作也當忍着作，因為過了相當時候就會在其中感到趣味，音樂的練習起初總是很難，很膩人的，但是音樂家都是經過這些困難才成功，新學校的辯護者堅持他們的意見，認為我們若肯忍耐着，總有一天可以看到音樂家對於音樂的練習有一種熱烈的要求，但是這種見解常常時是太獨斷了。正相反的，事實證明，即使很無趣味的練習，對於某種能力的啓發與表現是必要的，綠柏格森說：勉強常是啓發的條件，也是進步的條件，當然人們也不必想着專制會使人產生特殊的活動，但是人家很可以想到最好的特性也不能同長其他特性，再者最好的特性也更不能自然而然的自己發展。

由事實的考察與思索，人們對於現代所提議的自然發展的概念有很簡單，但並不十分正確的批評。認為精神的發展並非自由的，如果任其自由的發洩就會有阻礙發生，因為在任一方面困難常常是不可避免的。教育家想以適合生活的練習去教導兒童，兒童怎麼能夠不遇到障礙呢？我們應當去使兒童認識何為障礙，否則，兒童所得之生活經驗也會錯誤。見

教師當知道他們的能力不能毫無障礙的獲發展，他們的欲望毫不遲疑的就能滿足，至少他們應當時時對於障礙表示態度，虛梭非常反對強制，他主張兒童不知道什麼是服從，並且要給兒童一個所謂「不可能」的觀念，「必然」的觀念，如果很早任兒童的額頭上加一個很硬的物，在這種適應之下使得兒童不能動彈，人們既不給兒童下命令，也不給兒童加以指教，也不加禁斷。教師或用石一般硬，石一般難搖動的強權去反抗兒童的欲望，這種以阻滯去防礙兒童的動力，這都是不應當的，但是常有人防止兒童作他所願作的，既不加以解釋，也不加以論斷，新教育的理論者比虛梭更進一層，他們甚至忽視虛梭所謂的「必然」與「不可能」兩個概念之重要性。因為物理上的必然與不可能兩個概念是不夠用的，要使兒童有權力的觀念，並要使他們懂得權力的尊從，與壓力的屈服之間的區別。應當使兒童知道什麼是新先生的反抗，什麼是對於事物的反抗，虛梭「不要使兒童知有任何的強制，若要兒童知道他該你聽，他需要服從你就行。這種有反於道德的方針」也正是反自然的，一塊重石的壓力，與猛獸的暴力，和教育給兒童的強制力三者間的區分更合於事物的本性。

◎人類自然發展趨避預想者另一種現象，這就是無能自以物有能的現象，換言之兒童都深願自由行動，我們應當給他們這種願望一個滿足，因為這是進步的條件。但是也應當知道，如果人家不防止壞事，這就是幻想，其實不管是在什麼年齡，一帶有能的人也很需要別人的幫助，這是不可否認的真理，難道兒童就可以不知這種道理嗎？如果成年人都不能很

滿楚的，在任何環境中都能說「我自己就夠了」。我們怎麼敢使兒童相信他自己永不要父母和教師的幫助呢？人家都說合理的給「一個人提起這個格言：『幫助你，兒童會幫助你的』。但是人也不應當忘記上帝時常的幫助與我們同病的人，甚至幫助比我還要無能的人。

我們要盡可能的去確定在教育中教師的任務，現代許多教育家都要給教師們一種過大的任務，認為應當認識兒童，隨從兒童，免除一切給兒童的障礙，實現兒童的自由，這就是孟德斯威夫人所提議的教師的責任，教師們沒有別的幫助就是製造環境和給兒童一些必要的材料。但是為着在什麼領域中都得好結果，教師的活動不只是個服務者，也不只是個助手。因為此地不見還要講到教育嗎？說到道德教育不只是除去阻礙，開拓道路就行了的，並且還應當有威制，人家總不斷的說，教育根本應當是自由的，但是由人生的經驗與道德家的證明，在什麼條件之下人才能自由，自由也應當有選擇，有規律，有改良向上的志願。當新學校的理論者也承認要有規律時，新教育家以急性的說，兒童能夠自己教育自己，他們有他們的規律。但是經驗不允許我們對他們有這種信任，不許我們相信兒童自然就會有規律，由自然的發展，就會有秩序與規則，其實所謂中庸，自調，平衡就是在一個最好的人也不是由天賦而來的，只要不使這種天賦失掉就行的，按照盧梭看來，只要隨着天然的本性去工作，人的特長自然會發現。其實所謂美德總是由困難的鬥爭而來的，在鬥爭之中，人不會不需要任何的幫助。所以我們應當責備柏格森自己忽略了他所講的「深沉

的教」，而承認保持道德性，大部份的人都需要外加的力量，兒童怎麼能不如此呢！

在教育範圍中，我們都有相同的思想，都不滿意人們所給與教師的任務，比如孟德羅里夫人說，兒童自己可以工作，可以應用人家給他的材料。她還說：這種材料應當是學生負責供給。兒童用這些材料就會發現真理，並且獲得一切必要的知識，給兒童一種材料就能使他去研究。隨後他自己就能發現他所需要的知識。孟德羅里夫人的學生都確實的承認。在此我們可以猜到當然同時也有許多人反對。再者，這種方法用到各級的教育上去是否都同樣有效？孟特蘇里夫人認為他的方法用到中級教育上去也一樣有利，但是很多人對於這方面都不大信任。因為越是兒童在課程上有進步，先生的任務就越大。不僅是如此，人家若不給兒童一些完善的材料，並加以教師的管理，學生就會變得懶怠。在文學，歷史，文法，以及初步哲學的研究上，什麼材料可以代替教師的責任呢？時常為着提高教程，為着使人運用思想，單靠材料的運用是不夠的，甚至很成熟很聰慧的學生也是要靠他激發與啓示的力量，學生的思想總需要與其他的思想有密切的接觸，與大作家的思想接觸，與教師的思想接觸。這些教師不只是運用他們的教訓，並且要以身作則的引導學生去研究，去思想，去批判。此外為啓發真理，只給兒童一些機會與暗示是不夠的。例如哲學的教程就是個例子。人家都盡可能的用蘇格拉底(Socrates)的對話法，許多教員都努力用問答法發展學生的理想，他們不願學生只聽人家所灌注給他的話。雖然此地所提議的理

想並非是幻想，但是人家好像沒有看到蘇格拉底對話法的困難，與限制，而且，這種方法並非是永遠可能的，因為有許多知識，學生自己不能發明，顯然的應用這種方法的人都被幻想所欺騙，因為縱然問題得到學生適當的回答，但是這也只是學生很機械的回答，而在其間無任何的發現。在此應當很正確的說明一下。因為這個問題很重要，而且細膩，不過我們並不應當用這種奇異的教法，雖然這種方法作得很好，很有趣，而且學生也非常能隨從這種方法。如果先生教學生一些他自己不能發現的真理，如果教師們不能圓滿地使學生瞭解世紀以來大思想家似的得到結果。他就會怕他自己的思想被學生批評或採納。先生的思想不能替代學生的思想，先生的思想不應當攪亂學生的思想，也不應當強制學生的思想。並且先生更不能使學生的思想捨棄他的自動力，與他唯一的原動力。無論是在小學生或大學生，先生的思想與學生的思想間密切的關係是很重要的，先要知道尊敬自動力與個性活動，並且要激發自動力，然後要毫不加強制的去指導學生，這才能發現學生的處事力，這就是教師的任務，這並不容易，如果有人能合宜的完成這種任務，不是就能自豪了嗎！

新教育論所引起的爭論，使我們提出很多重要的問題，就是怎樣大人能給兒童一些正確的幫助？什麼是人家所謂的「生活的助力」？所謂不防礙自動力的合理的用意何在？使教員作青年人所需之幫助，所謂生活的助力是要避免犧牲與任性，以及一切學生無知的，

兒童自然發展之重視

無經驗的錯誤。常時要學生應用指定的方法，而學生自己並不知這些方法的價值，以後遇自己也不去應用，我們應當使學生努力，這是許多青年人沒作到的。所謂個人行動並不值息使兒童用自己的經驗與能力去處事，這並不是要兒童不接受青年人的合作，或拒絕指導『生活的助力』，並不只是放任，而是一種堆動力，所謂生活的助力並不是不服從規範，也不是一切限制的反抗，此地並不要恢復獨斷的專制的教師，而一個真正好教員應當配稱為高尚而深沉的人。

這些很嚴重的批評與譴許並不防礙人去看重新教育的價值，新教育對於老教育方法的實難是很正確的。無疑的，我們也應當承認兒童要服從，而不反抗父母與教員，但是人們只知自己去固執自己的理論。而並沒看清兒童應當怎樣自己培養自己，有許多人的確因為受教育的影響，個性也改變了，許多兒童因待遇不良，被壓迫而失掉很善良而可貴的時機，父母與教師決沒想到教育會生壞影響，所以很少人懂得去隨從兒童精神的自動力。我們為什麼要看着兒作屈服者呢？看着他們示弱或服從呢？人家不知道在一些性情很壞的孩子也會有很好的心腸。人家很合理的讓我們去看兒童怎樣能夠用他自己的力量征服惡環境，隨後使兒童保持自己，管教自己的能力，我們不要相信兒童教育的責任在兒童自己身上，所以教育盡可能的是兒童自己的工作，如果我們認為道德生活需要改造天性，我們應當承認培養美德是教員的責任。

由此得到一個結論：就是如果隨從性是教育主要的美德，那就應當承認教員們的權威與專制都是很大的錯誤。我們不是懷疑兒童自由發展或懷疑教師的強制嗎？其實嚴勵的管誡中也會有隨從性，也正因為是有隨從性，管制才更可敬，由於對學生的愛惜，管制才有分寸，才謹慎，才溫順，所謂隨從性並不傷害制裁，隨從性正使管制力有效，而且合宜。

第七章 知識教育與道德教育之關係

現代教育家都區分知識培養與智力培養之不同，因以往教育的錯誤，就是只給學生許多廣泛的知識，即是給學生灌注一些與職業有關的或是傳統上所擇定的知識。教育家都有此同樣的錯誤，都認為博學就是智慧的表现，一般人認為所謂博學，就與科學家的頭腦一樣，是一些亂雜知識之堆集。在事實上科學家要研究才能成功，他們也要有發明與批評的才能。可是一般人却認為學校的責任不外就是給學生盡量灌注知識，兒童到學校去就為着學，而所謂學，就是求知識的堆集。先生的價值也由學生所得的知識的數量去判斷，或者由學生課程上所得的成績去斷定。父母也只顧孩子在歷史上，地理上，文學上，科學上。所得的知識，只注意到兒童所當有的常識，他們讚賞孩子們知道非他的年齡所當有的概念，或是非課程上所指定的知識。父母們很自得的看到自己的孩子，比別人的孩子更知道得多。若教育完全範圍在知識之內，那末教育主要的任務就是記憶，特別是言語上的記憶，因為教育主要之點，就是背誦書本上所看到的，或聽先生所講到的，人們所謂的好學生，就是記着所應記的東西，可是使學生強記和誦背的方法確乎好嗎？我們知道這是為蒙昧新所竭力反對的。他的散文，凡是論到兒童教育以及知識堆集的問題或記憶的方法等，都很有名，他的理論現在不斷的被人重述，而且當作真理一般的採納。時常聽到人家說

讀選文特別重要，又有人說，誦背的知識非正式的知識，功課的質比較量更為重要，所以有人竭力避免記憶作用，甚至極端反對記憶。把記憶認為是低級的精神作用，人家還以為笨人記憶特別發達；聰明人反到沒什麼記憶力，如果某人記憶好，智慧就差，按照畢尼看來，記憶是一種假的智慧，這種關於記憶的攻擊，使教師們減少記憶的工作，比如他們絕對反對應用背誦的方法。顯然的，這是一種過火的傾向，幸而現在彷彿對於這種見解有較正確的批評，認為記憶是一種可貴的作用，在記憶問題的研究上，大家都發現為着智慧與行動記憶都是不可缺少的東西，這是很易證明的。記憶力對於科學是多麼重要，例如化學，解剖學，植物，動物，歷史，地理這些科學都需要記憶力，尤其機械式的記憶力，就如柏格森所謂習慣的記憶力，其功效來得更大。因此當我們引用蒙戴斯的話：「背誦的知識不是真正的知識的時候，我們應當特別加以謹慎，而且要明瞭這句話的真正旨趣，對這句話擬定一個合適的範圍，因為背誦之中也有很等很必要的材料，例如化學的公式，文法的規則，還有其他許多知識材料都需要誦背的。」

因此記憶問題成為現代的教育問題，心靈學告訴我們，記性與悟性之間有密切的關係。當人們見到二者之間有不平衡的發展，人家就認為二者彷彿是各自獨立的作用，但是若尋到在某些人，這兩種作用互相的幫助，由此我們可以發現悟性可以增進記憶力，並且還要利用記憶力，詹姆斯甚至說記憶作用就是思想作用，經驗給我們證明一些明確而有系統

的觀念，容易保留在記憶中，並且很容易明確的再回憶起來，人家很合理的說，得法甚切，長記憶的最好方法，在詹姆士與畢尼之外，還有許多心理學家主張精神作用之間的關係，及相互間的作用，並且他們認為應當去考察整個的精神狀態，由此得知，智力作用需要記憶供給材料，並且無論怎樣純正的智力作用都與感情，意志有關，並且人家承認爲着使人的思想完善，就更有精神上各方面的共同活動。

現代的教育家對於智力培養都承認一般的原理，但是當選擇方法的時候，其間的差別就發生了，但是我們對於學生的自動力何以何種責任呢？舊教育很少會顧到兒童的歡樂與愛好，他們認爲工作與遊戲是相反的，課堂上的工作決不是遊戲，在教室中決不能玩。舊教育認爲必須給學生以限制。其實完善的教育當採取另一種態度，至少是學校的教育，應當有鼓勵的精神，而不要有懲罰。可惜幾世紀以來都沒有用這種新方法，蒙戴聶反對所謂青年牢獄的方法，而提出與之相反的自由教育，認爲只有自由教育才合於人性，只有自由才能助長欲望與情感。否則人就會變以戴書的驢子一樣，在牠的口袋中裝滿科學書。好的教育不限於科學的傳授，却要與科學結合，像與之結婚一樣。盧梭也是這樣想，認爲「可靠」最自然的方法，就是要隨從兒童的興趣。人們努力教人讀書的方法，而常忘記最好的方法却是先助長兒童學習的渴望，然後再把他們放在書房中。盧梭還說，目前最重要的是發展動力，一些深沉而且受到虛假影響的教員們，竭竭力主張發展兒童的動力，有些人在

這種方法上得到好結果，但是這種結果是很可疑的，所有主張兒童自由發展的人，都像士賓賽（Spencer）似的說：論到了解力，我們能確定在一般情形下，純正的自動卻很可貴。反之，一些做作的活動都是不合理的。在此我們是否應當考察這兩種學習方法之價值呢？我們要知道兒童是否有這種可貴的自動力，然後可以照士賓賽似的承認教育可以應用自動法。在理論上，自動法顯然較好一點。因為兒童的本能比我們的推理更為可靠。由此我們可以看見士賓賽對於孟特蘇里夫人所謂的本能領導的自然力很有信仰，杜威他的教育的象徵一書中，闡明發見兒童的興致之必要，並且應當隨從兒童的興致，不過並不要助長兒童，也不妨礙兒童。杜威說：我相信興致能增加力量，我相信這就是能力發展的表本。因為關於兒童興致與對兒童之觀察在教育上很重要，我相信只有對於兒童的興致問題繼續的觀察，教育者才能認識兒童的生活，才能看到兒童的動力之功用何在。要知道怎樣兒童才能敏捷的工作，工作才有效果，我相信教育不應當助長兒童的興趣，也不應當消滅兒童的興趣。若果消滅兒童的自動力，那末兒童的好奇心與智力活動都因此變弱，若助長興致，兒童的本性就會因之改變，因為所謂興致總含有推動力的，一方面破壞動力固然重要，但是若激動興致却也不會達到所期望的結果，因為很難得到兒童真正的興趣，常常這樣只是他們的任性與幻想的表現而已，所以杜威不贊成激動兒童的興趣，而主張教師們應當從兒童的自然需要，在『明日的學校』中，杜威當避免他人的誤解，而他却常被他們批評，人家

都很狹隘的去解釋「明日的學校」的理論，因為新教育者不使學生作他們不感興趣的工作，因此誤解新學校總是任學生自由的玩，拿學生的工作當作遊戲。同樣的，人家反相信從罰的方法可引起學生的興趣，就如以糖衣隱藏藥的苦味一樣，杜威說，這完全是錯誤，因為只有自然的興趣才會引起兒童的動力。爲着引起兒童的注意，爲着激起兒童的欲望，用不着用偷巧與人爲的方法，更不應當將自然的活動當作遊戲着，人家不知道兒童自小就會作難的工作，當某種工作爲着他們實在需要，而且他們也感興趣，他們就很熱心，很有與致地工作，孟特蘇里夫人說，教師主要的任務就是要了解兒童，隨從兒童，或是給兒童造個適宜的環境，使之有發展能力的機會。

隨從兒童興趣的教育不應當毫無顧慮的執反對。但若說這種教育法完全被承認也不正確。士賓賽已經說：我們看到小學生喜歡解決某種問題，他們拿幾個當作一個星期中最重要的事，有兩個女學校可以做爲例證，在這兩個學校中，人家引起學生對幾何的興趣，於是有些學生在課堂之外也作幾何問題，甚至在假期中也要去作，由這些事實可以證明兒童自然發展的可能性。普通人都用很無味，很厭煩的方法教乾燥的科學，其實若用自然方法就可使這種科學變得很有趣，很有用。由士賓賽看來，學生工作精神應當澈底的改革。他說，很厭煩很無味的工作會使學生變傻，發呆，如果我們不讓學生作被動的工作，他就只有創造家的機會。士賓賽還說：不管什麼教材都一樣，教育的結果與兒童工作的興趣是成

正比例的。所以現代許多教育家盡可能的去設立適於兒童生命力之原則，例如德克慮來（Dekly）努力證明如何教師應當發見兒童之興趣，這種興趣能使兒童很自然的適應教育，而且使教育規律化。

但是如杜威說不只是反對改良教育的人會發生誤解，就是改良教育的人也時常失掉他們應有的分寸，甚至教師們自己也忘掉他們的涵養，他們去定各種限制，各種警戒，我們早已知道新學校的代表者都極端相信自然力，並且承認自然力之力量很充足，但是所有信服新教育的人，是否認得出工作與遊戲之區別呢？他們是否想到遊戲是可行的，應當應用的呢？兒童並不需要限制就能進步，毫不感困難，很快樂的能得到教養。這種觀點顯然的要引起舊教育者的抗議，許多教育家都認爲苦功在教育上才有力量，工作是最重要的，阿蘭（Alain）說：「我不只是說一切容易的都是壞的，我甚且要說一切人所以爲容易的都是壞的。」再者「我要說，單靠興趣不是教育的良好方法」，照阿蘭看來，教育根本就是「一種很苦的工作，是一種努力，這種努力決不能自然就發生，也不會由於一時的興趣就得到的。阿蘭不像士賓賽似的主張合意的活動就是教育之最高標準。他認爲教授的價值應當由人的批判力去評定，並且另一方面不應當忘記兒童期只是人生之一段，常常兒童不願意自己是個兒童，不願受遊戲之及引，因此大人的干涉與幫助是必要的。兒童需要幫助，他願意從遊戲中自拔出來，這已經是意志力的萌芽，人家怎麼能夠置之不理呢？若然使兒童自

制，只任其自然是不夠的。彈一個歌出的樂趣，並非初學的練習就會得到，必需經過厭煩的訓練。因此，人們不能使兒童書科學與藝術的趣味，就如嘗糖果一樣。所以阿蘭雖主張教育家隨從兒童現時的興趣，但是興趣也是由困難的工作而得到的。要提高教育的標準，不能只任兒童自然活動，人家說兒童不懂得為何是困難，這種見解是很可笑的。正相反的，一種難的工作，就應當使兒童有耐性的去學習，一切的課程都可以如此的訓練。因為一切教育技能都由苦工而成的，所以應當使兒童有努力進取的精神。當人家想到一切限制都會使兒童厭煩，這是很大的錯誤。在事實上，兒童正願人家鞭策他；而不願人家溺愛他，為何兒童反倒喜歡這種嚴格的管制呢？因為兒童知道這種方法可以使他滿足他的野心，使他逃出不能久留的幼稚的兒童狀態。阿蘭的這些教育論，冒犯了某些新教育者。阿蘭對於新教育提出很激烈的抗議，他說：「有趣的東西不足以作為教材」，這種理論引起很多的警惕與憤懣，我們應當知道，人們對於阿蘭的思想之批評都不正確，都太簡單化了。最初人們認為阿蘭的思想非常雜亂，人們認為阿蘭不願興趣問題，而在教育上興趣問題是很重要的，課程應當有趣。至於困難的工作，必須要使學生有堅強的意志，要避免懦弱與懶惰。阿蘭同時要使努力與趣味並進，阿蘭承認教育上有兩種希望，一種是教育的價值，另一種是教育的任務，所謂成功總是與意志力相關的，教育的效果是在困難的課程中一種意識的警戒，是一種精神的進展。然而此地就有問題發生，無疑的，阿蘭所謂的教育成效確實超

邁個入的自動力之上。要得效果就不要責備，但是所謂效果並非虛榮心的滿足，也不是感官的滿足。教育的結果並非教材本身的問題，而是一種努力。換言之是一種動力，是意識上的精神活動，當人家作勞力的體操時，是因爲衛生上說，這是很有益的。這不是很顯然的事嗎？精神上的努力也是如此，當我們知道精神上的努力能培養我們，能使我們創造，這就是例證。青年人與兒童並沒有這種體驗。但是此地更要仔細的說明一下，要問問是否只靠意志力，教育就會成功？是否只靠學生的自心滿足就行的？是否不應當顧學生的興趣？我們應當使學生得到教學上，歷史上，文學上的各種趣味。因爲學生只作智力的工作是不夠的，他們要有了解的快感，應當使兒童愛好各種不同的知識，如果教師只顧採取學生精神上的特點，他們就不會達到他們在教育上的目標。因爲教師要懂得引起學生的工作趣味才能成功。比如文學教師要給學生文學史上的知識，要使學生作很適宜的翻譯，要使學生慣於作文。如果教師不知道提起文學上的興趣，如果他使學生保持某種工作習慣，教師的事業就會因此失敗。

柏格森最近在牠的「思想與原動力」一書中有幾點提到教育上的問題，都是依照他的哲學原理立論的。他所寫的這幾點有很長而有趣的理論，柏格森認爲智力教育不單是由書本上得來的，要而智力教育較書本上的知識更爲廣泛，好的科學教育決不是一種單純的紀錄，而是研究與實際上特有的發現，至於文學教育，如果只限於名著的評論，是不夠

對，此外還要使學生明了作品，然後學生才得到創作的能力。僅只使學生受作者的影響絕對不夠，但是學生的研究與發明是一種創造力，這顯然是要努力工作的。現在柏格森與別人一樣的提倡工作，而且他看到工作是一切進步的條件。他說，我們應當拒絕一切容易的工作，我們需要費力的思想，我們要把工作放在一切之前，他責備一些對他的理論錯誤的解釋。人們都只注意事物本身的動力，而柏格森說：「我不知道我的精神是如何的活動！」

要論到智力教育的任務與價值，就有很嚴重的理論分歧，許多人認為科學教育最重要，科學的價值最高，人家視科學為生活為準備與精神的培養。士賓賽就竭力主張這個理論。他說關於社會演進的觀察，可以證明裝飾的發明在衣服之前，在野蠻人中裝飾品比棉布，粗布更用得多。一個印地安人不關心物質上的需要，他一連十五天的工作就為着買點優雅的顏色來裝飾身體，使別人讚美他好看，在知識的範圍內也有同樣的現象，希臘的學校中，主要的功課就是音樂，詩歌，與修辭學，而在我們的現代學校中，不教一點生活上的實用教材，只讓學生去適合一般潮流，人家都給青年人一些傳統的教育。希臘文與拉丁文用作高級社會的教材，人家都不關心知識的應用和價值，而只想適合潮流的需要。這種帶有偏見的領導是不合理的，因為這種教育不問什麼是值得學的，關於這一點我們應當很有條理去評論。教育的基本問題就是選擇合理的方法，及所應進求的目的。無疑的，教育就是要使人知道應當怎樣地活着，如何能盡自己的能力去謀幸福的生活，或是為他人謀幸

輸，這就是說如何人才能達到完美的生活？這就是教育上的重大問題。爲着審議教育的價值，士賓賽給我們提出連續的兩點：第一要問教育怎樣的領導我們生活，第二要看教育知識價值何在？士賓賽在他的書的第一章就證明在這雙重觀點上，科學教育之重要，他認爲在一切領域中，當以科學爲我們活動的領導，比如說，還有什麼知識比較生理學更確實呢？生理學能使我们保持健康。一旦我們要考察精神教育時，科學教育更顯重要。由士賓賽看來沒有別的教育比科學教育更儘發展判斷力，並且士賓賽甚至說，即使是道德教育，科學也同樣重要。爲着供給一些必要的材料，科學甚至要應用到藝術教育上去，於是士賓賽說：人家要問什麼是有用的知識，大家就要一致的回答「科學」！因爲科學可解決一切問題。然而士賓賽也不願忽視文學與藝術的價值，他認爲文學與藝術能使我们生活有趣，使我們的生活更細膩，更溫文，更有光彩，士賓賽認爲這與美學的培養很有關。士賓賽認文學與藝術是次要的，而科學在人生才真正是主要，美術，文學，這一類東西只是文化上的點綴，只是文化組織上的一部門，在教育中與在生活中一樣，文藝只是補充閒散時間而設的。但士賓賽這種理論可否採納呢？他的理論並未對英國哲學有影響。

杜爾幹也承認科學教育之重要，但是他並不引用士賓賽的證明，他却另給我們一些新的解釋，在他看來，第一就要去反抗唯理論，所謂單純的唯理論就是想將一切簡單化，因此唯理論也並不難懂，認爲一個人只要有清楚明瞭的觀念，我們就可以成功。笛卡兒論哲學

無世界上的科學引用到數學上去，因此在我們的思想中自然就會有各種科學的觀念。然而科學並非如此的單純。因為科學給我們表現出簡單的精神與複雜的物質之間的關係，由此看來生活上的科學成份是由理智方面才能培養而成，此外要承認科學能給我們一種正確的解釋。因此科學在生活中佔很重要的位置。科學告訴我們「是什麼」，所以只有從科學才能得到行動的方針，在道德方面講也是一樣，因此杜爾幹說：科學教育比文學藝術教育更為重要，他認為他這個主張不是個理想，而是一種實行，在此我們應當明白了他所指的藝術，美術與文學的意義。他自問在人生中，在教育中，應當給藝術一個什麼地位，他認為藝術無愛好以及對於美的快感，能使人不顧一切，使人有大公無私的精神，再者藝術可以安慰我們，使我們忘記日常生活的憂慮。這是很實在的。美術的培養好像啓發無私與犧牲的精神，但是一旦我們指出美學研究的任務，杜爾幹又持相反的理论，他說，在某一點上，美術的培養與道德的培養是互相衝突的。他說，藝術的範圍不是實在的，即使一個藝術家所表現的東西是由現實得來的，但是這並非所表現的就是那個實體，因為藝術家不給現實加以想像，則美感不會發生。固然藝術家不應當作出不像實體的作品，但是在事實上詩人們會作出很不合理的詞句，而且這不合理的詞句常常還被我們所承認。一旦人家明了藝術品的特性，就知藝術家所表現的內在生活並不是些感覺，也不是些概念，而是些想像。藝術家的表現不是由感官引起的，也不是從智力引起的，而是從想像而來的。那末什麼是藝術的

任務呢？藝術的目的就在引起我們的一些感覺，這些感覺是由於內在活動或由現實的抽象而來的。這些感覺使我們得到快感，這就所謂美感，這種美感只是一些想像，是一種不持久的精神狀態。一般看來藝術的領域不是實在的，藝術家所活動的世界是像想的世界，所謂想像的世界就是夢想，虛造的精神作用。這種對於藝術本質的考察使杜爾幹得到很重要的結論。他說，在某個觀點上，藝術與道德之間有衝突之點，因為道德的範圍是實在的，是安置在行動上的，由此可見藝術違反道德生活，因為藝術是違反現實生活的。雖然美術與道德二者都將個性表現，但是也因此二者就有相反之點，因為前者只是想像，純粹是精神的產物，而後者却是一種實在生活。總之藝術只是一種遊戲，至於道德却是很嚴肅的生活，甚至^後是嚴肅生活之最嚴肅者。但是難道藝術在道德生活中就沒一點責任嗎？雖然我們可以看出藝術作一種遊戲，但是要知道遊戲在生活中也有他的地位，一個人不能不斷的工^作，休息的時間是必要的，人們常常要有點遊戲生活才適意。但是大多數的遊戲都太粗糙，而藝術能使我們空閒的時間更精神化，更高雅，藝術由此看來就是一種高尚的遊戲。杜爾幹這種理論與士賓賽的相似，他們認為文學與藝術給我們細緻的享受，我們若不去嘗試就是錯誤。我們由藝術與文學，就可很適意的過空閒的時間，但是說不是文學，也不是藝術能給我們動力一個基礎，二者都不能指揮我們的活動，只有科學給我們真理能指揮我們的^生活，使我們的生活光明。

那末科學又有何教育價值呢？現代教育正在討論人才問題，一般人都認爲精神培養是維持科學的訓練，而數學的研究更有無上的價值。人家說由數學可使我們探索到學生的智力，較其他的科學更爲確切。文學教員不是被豐富的回憶，活躍的想像，細膩的感憤所欺弄了嗎？尤其是因爲文學富於表現，而更有欺人的現象。人家常說，文科的好學生常常是些會花言巧語的人，只有數學的表現才是純粹的智力。這純智的智力含有直覺的優美，含有概念的嚴密性。此外在思想的範圍中，還會有什麼研究能實精神有清楚，明了，正確，而有秩序的表現呢？爲達此目的，科學教育的價值也因此增高。這是不可反駁的事實，因爲自然科學研究是觀察力發展的最好方法。士賓賽說：如果我們向科學發達的這方面想，一切的成就，總是由觀察的能力而來的，觀察不但是對於自然科學家，醫生，工程師有用，就是對於藝術家，詩人，哲學家也是有用的。所以在教育之中，事物的觀察佔有很重要的位置。這不見得比事物的認識較爲次要，在盧梭之後，士賓賽屢次的說，應當使兒童自己去研究，自己去發現，應當是由他人灌注的少，而由自己發明的多。士賓賽堅執着這點，認爲告訴兒童一些事情，給他明示一些事理，這並非教他去觀察，而是給他灌注一些他人的觀察而已。由士賓賽看來，找知識要用新的方法，要有很多的對象。換言之，一切自然的現象，都是知識的對象，而且常識的教導不應當在兒童期就停止，而應當繼續到青年期，一直到這種常識變成專門的學問。這種主張有很多人承認，如同士賓賽一樣，認爲訓練

常體需要改變方法。不過，不幸的，一直到如今，這一點還是未曾實現。教育家想在兒童教育只適用實際生活的工作，由杜威有來，很多人知道教育家只承認事實有實用的價值。必然的，爲着青年人，實際生活上大部分的活動力都是滿足需要的方法，兒童也是如此。不過人家都沒注意到這層，但也並不忽略這層，其實在預備一餐飯時，就很容易發現物理與化學上的事實，學校的廚房就是試驗室。因此人家提出一個原則：認爲應當在實際生活上給兒童知識，不過這個原則還未爲一般人所承認，並且許多教育家也未會看到這點。所謂實踐方法之重視，不過是給兒童提出些問題，使他們去解決，平常我們都太重課程，而忽略了生活的訓練，我們應當在日常生活上去找教材，否則就要忽略了學校的任務。由此可以看到在新學校裏，書本並不佔重要的位置，而只是一種附屬品而已。在這點可證實愛彌兒理論的傳佈與發展。盧梭認爲世界就是一本書，除掉事實之外沒有別種教材。若果兒童只讀而不想，這只是所謂讀書，而並非真的受教育，只是些字的認識而已。盧梭甚至說：「我恨這些書本，它們只教人家一些事物」，在愛彌兒第四卷中他還討論到這個問題，他說：我自己不念這些書，教育不可使青年人學說話與一些實踐行動。因爲青年們在書本上一點也學不到經驗上的知識。現代教育反對應用書本，顯然的這也並非難事。士賓賽也反對書本的教育，可是平常人都不知道書本只是教育上的附屬品，是學習的間接方法，這等於不用自己的眼睛去觀察，而用他人的眼睛去觀察。人們只教一些書在學生的手

上，甚至對最年幼者也如此，而不使小孩自己去觀察，因此在教育上間接的知識比直接的知識更受歡迎。其實書本上的字不能與事物有相同的意義。所以杜威提議在模範的學校中，學生不僅在書本上學，他們還要直接的觀察事物，比如樹，花，虫，觀察過之後他們再在書上找他們問題的解答，教員用不着去指明書本上的概念。可惜這種方法，在現在還未普遍的爲人所承認。

剛才所提議的各種意見，互相間有很嚴厲的抵觸。不過在價值的觀點上講，却相同。這些提議雖不見得會實現，不過他們互相間的爭論却對教育供獻很大的利益。因爲每個教育理論都含有很真誠的信念，即所謂哲學上的理想。人家都竭力否認成見，只承認科學教育的結果，只重視科學的價值。最初他們不承認科學能給我們批判能力，與智力培養的方法，因爲思想是一種最複雜的活動，再有推選也沒有一個固定的形式，專門家把思想當作智力活動最高的形式，這是他們的錯誤。有些數學家屢屢很錯誤的說數學是智力表以上最卓絕的部分，數學研究之運用思想是不可比擬的。其實數學的推論並非推理唯一的形式，既非最基本的，也非最高超的。這點在經驗上就有證明。一個大數學家，並不需要在各方面都有才力，常常他們在某些問題之前，顯出無能爲力，顯出外行，顯出呆笨。這就是說數學問題並不與一切問題相同，其他問題不能在數學形式之下解決。我們沒看到數學好的學生，在別的課程上成績非常壞，甚至他們努力在其他方面找進步也是無用。他們並不缺

藝術家所具有的風雅而光彩的想像，也不缺乏表現的天才，而只缺乏創造力，在一個與他不相宜的環境內，他就失掉思想能力，心理學家在此遇到很多的困難，他們想在舉動之中去捕捉思想作用，去區分智力的形式而未成功。杜爾幹常談到這是一個危險，並且他自己也常留神不要陷於獨斷，將思想作用太簡單化了。雖然思想難以規定與分類，由此却更可使我們知道精神的複雜，一種研究未必對於一切人都相宜，另一方面，各種課程都不同，而且各人都有特長。在科學研究的範圍內，實驗科學的特長與數學的特長不同，士瓦瑟要在實驗科學中發展觀察能力，杜爾幹認為實驗科學能使人捉摸到事物的複雜性，而文學的研究，藝術的研究，哲學的研究，在精神教育的觀點上，也有他特殊的效果。顯然的，這些研究可使我們得到性質上的差異，這些研究可達到心理上的分析，是自知與了解他人的條件，並且是道德進步的條件。

⑥ 我們努力證明科學研究之重要。都如杜爾幹似的去找證據。他們認為只有科學使我們認識現實，這不是很有疑問嗎？他們都錯解了文學與藝術的本性。其實文學與藝術決不是虛幻的，也不是空想的，藝術的表現並非夢想，也非遊戲。杜爾幹認為藝術作品的價值不在於實在而在於美。但是這種見解並不能區分實體與美之別。他們所謂的美就是事物上的一種特殊的裝飾品，是很細，很雅的。其實正相反，大藝術家與大著作者都要從現實中找材料，這都是平常就可見到的。由於表現與啟發的才能，藝術作品啓示出很多隱藏着

的感情，因此以藝術為裝飾品的人都沒體驗過藝術的真像，藝術是以個人的態度去表現事物最基本的，最深沉的要素。

我們應當將眼光放遠一點，因為令我們關切實體的人，不知物質並非唯一的實體。他們如士賓賽似的，認為物理科學的研究是知識上最基本的研究。英國哲學家都承認物理科學是人生一切科學的唯一門徑。但是在自然界中有所謂人，所以人家很快就承認自然科學能對人生有圓滿的解釋，並且能告訴我們人類的來源，和一切意識中的過程，我們要知道物理是否能代表整個自然界要知道在自然界中物體是否即最基本的東西，現代人最大的錯誤就是只看到外界客觀的現實，而輕視了內界的精神生活，在一些所謂思想家之間，只把思想應用到事物上去，只限於外界的範圍與外界的形式，把精神作用與精神的界限着作對物體的默想。自我活動就是對外物的思想，或對外物的體驗，是物質界的重心，人家觀察過物體之後，認為精神能應用到物體上去。但是物質界自身又有何權能呢？精神的使命並非是對物質界的認識，也不是物質界的征服。所謂內在生活如巴士加所說的是另外一件事，精神並非物質的複雜化，如果人不能承認經驗，就能承認這種見解，常常人家把物質着作基本要素，把思想活動着作附屬現象，把思想當機械一樣看待，其實精神不能與物質同等看待，精神也有他的特性，不能完全置於感官範圍之內，所以科學的研究錯解了精神作用。人家自己忽視了自己的精神作用，並非反對自己的精神作用，經驗告訴我們這個危

解決非我們能想像的。

有些人看重內心生活之研究，但是他們認為只有實驗科學的嚴格方法才能使我們認識人的內心作用，科學研究的確定性是必要的。顯然的，解剖學，生理學之研究人就如生物種中研究事物一樣，因此某派心理學認為心理事實與外界事實一樣，當用實驗法去研究。然而另一派人認為內在生活有他自身的程序，因此要考察內在生活就當應用另一種方法。在這點上文學研究就有價值。因為文學研究使我們認識人的內在生活，而不拿人當作動物看，而認為人有特殊的精神作用，所有關於這一類的著作，阿蘭稱之為「主要的書」。這書給我們帶來深刻的內在生活的體驗，這些內在的觀察與反省使我們看到人的特性，以及人性的基本表現。新學校的教育者主張不要書本，給書本一個次要的任務，極輕易的就將書本應用問題解決了。對於這點有人還不了解。如我們不給兒童書本上的知識，只任兒童自己去觀察事物，這是當接受的。教植物學而不使學生觀察植物，只應用書本，由資本館學生一些不正確的想法，這不是很不合理的方法嗎？不過另一方面，書本並非完全如此的無用。我們應當區分「書」與「教科書」之別，在科學的教本中我們只能得到些觀察，以及一些抽象的公式。而在文藝作品中，我們可以得到活躍的思想，文學可以啓發我們。阿蘭勸告我們說，應當對於有名的著作，讀之又讀，由這點可達到蘇格拉底的教訓：「你要認識你自己」。只有由文學研究可達到這個老格言的指示。如果疏忽了人的

種極生活的研究，如果只在書本上取些名人的經驗，即就將人認作模型一樣。其實人類是複雜而生動的，名著無疑的能給我們一種方法，並且還指示出哲學上所謂的精神領域，但是想使研究能稱之爲「人類的研究」單靠教育是不夠的，我們還要有智力作用，與道德的訓練。這種方法能使人「一步步的進展，使我們體驗到所謂『深沉的我』。所謂內在生活就是人類的舞台。因此只顧科學研究的人，只能認識精神生活之一部，而不知道另一種研究對於人也是很重要的。而科學研究就是巴士加所謂高尚的遊戲，我們不應當同科學家一樣以文學當作消遣，許多人證明文學當與科學一樣的研究，文學與科學的區別並不是因為科學教育價值發得低下。法國循哲學會曾考察過下面這個問題：即「科學與人類」——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廿四日——有各的科學研究者也認爲只有科學的研究是不夠的，至少爲着某種書信人是不夠的。約翰畢蘭（Jean Perrin）在許多地方證明文學研究與藝術研究之重要。阿達馬（Hadamard）勒羅阿（Le Roy）木蘭（Mourain）都持同樣的見解。勒羅阿說：文學研究與科學研究那培養高貴的特性，尤其論到精神的發展時，文學更爲重要。我們應從我們應當問：在教育中文學與科學是否有相同的地位？不，因爲人家都很熱烈的討論文學上的理解與研究文學的態度，對這些問題總是很熱烈的在爭論着，新舊兩方面的理論還不斷的在爭論着，在法國的哲學會中，就是科學家也承認文學研究的必要。他們說文學研究不必限於希臘與拉丁文的範圍，最開展的文學研究，應當是法文研究與現代語的研

案，他體說，不應當區分研究文學的人與研究科學的人，在事實上二者的區分都是人爲的。在法國新舊兩方面的理論，都有人保護。這常在教授的集會中討論，也在國家教育最高機關中討論，甚至在議院裏也在討論。法國古文學教授會中竭力在保護與發揚拉丁文與希臘文的研究，阿蘭在他的教育論中堅持着說：『沒有現代的文學』，因為現在也總是爲過去所照耀着的。我們的思想就是一個不斷的記憶，但是爲着研究過去文化，不是必須研究古代的名著。阿蘭毫不遲疑的承認拉丁與希臘文研究的效果，是在現代的語言中所得不到的。爲着要知道什麼謂之『讀』，爲着找好的文選，翻譯不可取，所以什麼也代替不了拉丁文。由阿蘭看來，英文與德文的翻譯都不能代替拉丁文，爲着培養良善的人，希臘文的研究就是專好的方面。不管所研究的對象如何，第一就要研究希臘文。任何所學的是數學、物理、歷史、倫理、政治、經濟、或者是簡單的思想研究，我一開口就得說，先要學希臘文，阿蘭並不想他的見解只用到高級社會上去，他希望他的思想盡可能的發展到民衆裏去，他說：『我不認人對人都是好的，所以我就盡我的力去爲人類行好事，並且使每個人都得到他所能得的，作他所能作的。』在這點上他看得很深切。他說，他從沒見過一個人在本性上就會如此的笨，而想俗，以致他命定着作粗工，而不配着偉大的著作。並且他還重複着說，文學爲着一切人都有用，無疑的，對於越粗的人，越笨的人。越強硬的人，文學越需要。人家可以稍感到，一些贊成發展人類專長的人，都不承認阿蘭所看重的拉丁文與希臘文的研究。

然而人家不去討論智力教育及其指導方式，而且要決定智力教育在個人教育上之地位。此地就有各種不同的見解，但是他們並未明確地表示他們的態度，也沒明顯的意識到他們的態度，青年的教育者往往集中他們的精神在智力的培養上，他們的行動都有這樣一個假定：即課程就是思想的學習，現在大多數人都主張促進精神生活，要普及組織力與智力。有智力的入，精神生活的培養如何？對社會生活的準備如何？學校促使學生自己去努力，使學生自己去找專長，也就是這些，專長滿足他們生存的需要。人家竭力主張智力的培養，證明智力教育之重要，在亞里士多德之後，現代許多人把智力活動當作生活的最高活動。而且證明智力活動能給我們最長久，最純潔的快感。如果他們的思想較為狹窄些，他們就崇拜巴士加的話，一切可貴的都在於思想上。無疑的，因各人之需要不同，人就有各種不同的活動。哲學家自己就會說「先要生活，其次才提到思想。」然而他們活動的目標並不是實用，而認為人應當為生活而鬥爭，為着避免苦痛，努力能使我們達到最高的生活：即所謂最純粹的思想生活，這種生活是大多數人所不到達到的，因他們的能力所限，所以很難達到這種高超的生活。不過，這種生活為着某些人——只是個理想而已。布安加來（Henri Poincaré）是這種思想的代表者，當他寫着：「真理的研究是我們活動的目的，具有這個目的是值得我們努力的，第一，我們應當減除人類的痛苦，如果我們願意減少物質上的憂慮，就要能運用研究的能力。要有真理的愛好。」

但是，只憑理解是不能達到最高的價值與真理的，這一點，我們的經驗與觀察都使我們承認，我們很容易就可以證明：最堅固的組織，最靈敏的智力都不能使我們達到賢德之點，很有名的科學家都有無知之處，即使他具有例外的聰明，細膩的培養，也不能使之不發生錯誤，關於道德真理的觀察，在人類內在的生活上得不到什麼效果，但是思想能確定道德真理，而思想又有待於知識的幫助，而且知識能使我們快樂，能使我們自尊，在道德生活的範圍內，思想家總有他特長的表现。不過離生活太遠的思想既不與感情有關也不與行動有關，這種思想是解決不了問題的。由日常生活的經驗就可說明：智力並非唯一的基
本活動，也不能表示人類的特長，精神不限於理解力，所謂精神總也包括感情的，人家認為最合宜的生活是要了解世界上的事實，當我們自己考察自己時，就應當說，只靠思想是不夠的，我們應當工作，為着達到這點，只有內在生活不行，因為明了的判斷，細膩的
分析，有力的綜合，豐富的思想，一切這些特質都不夠，因為人家不能在智力上找純潔的
心。人類的善心與偉大的精神即柏格森所謂的『英雄』，如果人家把智力生活當作整個的
精神生活，那末教育家只要努力於智力教育就夠。他就完成人的責任。其實真正的教育不
是一部分的培養就可完成的，每個教員都應當想到他還有別部份的事要作，就是將學生放
在科學或藝術上，學生就能自由的活動，所以尊敬兒童個性，發展兒童個性的人都不喜歡
採取智力教育，也不相信這種純智教育能完成人性，我們應當知道教育不要限於某一方面

現代教育之主要趨勢

的活動，每個人能力的平均發展是很重要的。

第八章 體育

現在體育是教育家所注意的問題，自從很久以來，體育特別的被人忽略，教師們都不關心學生的身體，甚至日常的衛生也不注意，人家知到拉布雷（Rebelleis）帶着諷刺的口吻說，在孟達革（Mataen）污穢的學校中，兒童受的待遇遠沒格郎古節（Grandousier）家的狗所受的待遇好。保諾克拉克特（Ponacraet）說，如果他是法國的皇帝，他一定將這個可憐的房子燒掉。無疑的，在非常不堪的建設之下，人家怎能嚴厲的責備寄宿生呢？從前寄宿生對於這種環境很滿意，而現在就不然了。令人不起快感的建築，黑暗不通風的房子，像監獄的院子，壞的食品，教員對學生的身體又毫不關心，只有疾病來了才注意身體。為何人家都如此的不注意健康呢？因為人家把身體的活動與他的需要看作很不重要的事，此外一個理由就是人家沒懂得體育的不要，當疾病不來攪擾身體時，人家相信身體自然就會發展。如果有人需要精神的培養，難道他在身體方面就與其他的動物一樣，不需要任何特殊的培養嗎？

人們也知道不應當等到疾病來臨才注意身體，也知道相信身體自然就會發展，不要人工的培養，這是錯誤。事實上，身體也是需要保養的，為達此目的，就應該知道身體是以物質為條件的，但是另一方面健康也需要預想着思想，知識與意志的幫助。並且健康也是

達成我們最高目的的條件，我們有關心健康的必要，教育家如不關心這層，就是他的錯誤。學生不振作，常常是生理的關係，若懲罰他們是不合理的，我們應當知道智力教育，道德教育與體育有關的。如果認為在精神生活上，生理的要素可以不顧，這就錯誤。學生的懶惰，沒有注意力，易於感動，易於發怒，這常常是生理的關係。因此若對學生懲罰是不合理的。若談到生理的培養，衛生是很重要的，當然身體的健康不能保證內心的和平，然而身體的健康可免除精神的疲勞。人家常說，要有好的精神，身體是主要的條件。一個健康的身體是值得贊揚的，人家也知道身體在事業中有極大的責任。身體能阻礙精神生活的發展，在許多情形之下，經驗告訴我們，生理求的不舒適，機體上的不安寧，我們的精神因之也不適宜。連笛卡兒也毫不疑慮地跑到唯物論裏，他很神聖的承認精神與身體有關係，他認為為着統治我們的熱情，我們應當看身體的幫助，生理的知識能讓我們反插我們內在的混亂。在笛卡兒的思想中，醫學永遠佔一重要的位置，他認為在醫學上能求得真正的道德問題之解決。

人家承認體育之必要，但是人家總沒有看到體育課程是多麼複雜，許多關心兒童健康的家長們，只限於給孩子吃好的，穿好的，人家只着重胃口問題，當小孩有好胃口，大人就滿足了。能吃，能消化就算是養育得好，生命也因之得到保險。父母若寶貴孩子，就給他些強身劑吃，使之強壯。比如，好的食物與藥品等。此外還提倡吸新鮮的空氣，在鄉下

住也是重要的。現代人都太喜歡住在城內，尤其喜歡大城，於是在假期中也特別喜歡鄉間。但是健康決不是吃好的，在海邊或鄉下住住就行的，而應當將健康問題，與運動問題放在一齊。否則就提不到體育目標。

體育應當有很好的方法，這需要很嚴厲的練習，不只是精神的培養，身體上的培養也不能置之於空說，或置於新奇的境地。體育目標要靠科學的真理，這也需要有專門技巧，而且批評與經驗都能增高他的價值。但是努力組織體育的人，從十四世紀初頭就由各種不同的方法去達他們的目的。章翰（Jan）提倡體育組織，提倡由競爭發展個人的身體與精神的力量。他這種事業與非士持一法，他們都為德國的自由與進步着想，認為在大自然中生活，可得到健康的身體，並且體操可得到氣力與活動。這是主要的目的。在一八七〇年戰爭之後，在法國也有同樣的傾向。如果我們研究這個時代的體育社與學校的軍訓，就可見圖蘭格（Léon）在另一個觀點上，他不用軍隊的方法，他的目的只是身體健康，這就和諧的發展機體作用。因此運動從此採取正確的態度，動作要慢，要取正確的姿勢。這就是真正體育科學，道是被醫生讚揚的。瑞典的方法，在任何地方都有很大的成效。士托克（Zachrisson）在一八一四年所創的體育院中，體育佔重要的位置。同樣的。他在十九世紀初至一八三〇年還發表了許多體育的書，在這些書裏可以看到具士達路奇與盧梭的影響，他的觀點很高超，而且廣大，在他，運動不但是可以使身體壯健，敏捷，他還說：

這同時是感官與智力的訓練。總之在他看來，運動能夠形成一個完整的人。差不多同時，盧畢 (Ravby) 的校長阿而諾德 (Arnold) 也以爲運動是完成教育的主要方法；在運動的組織中人的動作要非常正確，而且嚴厲。運動要大家作相同的動作。德墨尼 (Demery) 要給體育一個科學的基礎，於是他主張訓練的方法，他努力採用瑞典的方法，即阿莫羅所提出的遊戲運動，人家都責備他不知道體育的目的，是爲生活的準備。人家說他的技術離實際生活太遠，某些人也同樣的反對軍事體育，這是從一九一四年德墨尼書中所主張採用的。人家都說在體育中要引用自然的方法，所以現在體育的新方法很熱烈的在應用。黑拜兒 (Heberle) 要盡可能使兒童的生活自然，就如我們的祖先似的過單純生活。因爲文明人的身體都衰弱，因爲他們不去作自然而有用的活動。例如走、跑、跳、爬、擲、背、担、游泳等，爲着要有力，有抵抗力，要有健康美，就應當在自然生活中施行動作。依照黑拜兒的方法，就要自然的運動，這方法不只是滿足人的需要與生理的培養；同時是社會生活的準備。這種體育習慣能發展團結心，與誠懇的精神。因爲體力的培養不只是要能舉起一個重量，而且要學習搬運傷人，游泳是應當會救人，這種種練習，不只是遊戲的性質，而是有救助的能力的，這同時能給高尚的道德感情很大的利益。由此可見，體育是生活之準備。能使人滿足需要，甚至在必要時能救人。於是黑拜兒的方法被人採納。在事實上他最合於童子軍 (Scouts) 的理論，並且在羅塞 (Rochet) 學校中被應用了。如果我們考察各

個國家的情形，我們可以看出體育組織的進展，在英國的自由教育中，政府也加以暗示，政治指示學校注重體育，而將遊戲、游泳、跳舞、衛生都包括在體育內。此外對於體育的競賽也看得很重。在美國，運動是指定的，而且在青年教育中有很重要的地位。但是在德國和義大利近幾年來，最可觀的努力就是發展體育。在新德國，體育與知識教育有同樣的地位。德國的男人與女人從此體格發展得很平均，而決不犧牲了體力而去發展精神。體育不只是養成很美，很強健的人，而且培養個性與道德的特長。例如自制、自信、勇氣、以及紀律的精神等。人家不斷的說，社會主義國家的教育就是要從新造成古希臘時所謂完全的人。在初級學校，每星期必須三點鐘的體育，此外星期六下午在室外遊戲。游泳，很被看重，大多數的兒童出了學校都會游泳，在中學與小學一樣，有同樣的體育限制，體育是受學校的管制的。青年人要有圓滿的體育成績才能繼續入學，才有文憑。在法西斯主義上，自然很看重體育，認為人要強健，才有存在的價值。要有強而有力的活動，能担當危險。一個民族的力量不只在於國民的智力，而且在於他們的身體與體力。義大利法西斯與德意志第三帝國一樣主張教育的目的不只發展智力與批判力，教育並且要發展意志，忍耐性，勇氣，與犧牲的精神。這樣國民才能夠犧牲一切而謀公共利益，完成國家重大的使命。由此人家可以得知巴李拉（Barral）關於義大利的青年的論著，此外應當知道體育不只是運動與體操的訓練，並且還是軍事的進展，在義大利，從十八歲到五十五歲都有軍事

組織和軍事的準備。在新義大利的教育上，體育是基本的部門，爲着要使羅馬的精神復興，義大利人承認這種舉動是應當注意的；義大利的青年都因此變得很強壯；各方面的運動的進步都非常顯明。義大利的選手在國際競賽中常得勝利。在奧國，體格的訓練也很重要，男人與女人都一樣每星期有兩三點鐘的體育，此外還有別的運動遊戲，這就是游泳，走路，滑雪，滑冰，並且還有衛生的課程。

在法國又怎樣呢？法國名作家都竭力主張體育，這是我們不能抹殺的。拉伯雷爲着加福剛德阿（Gargantua）設立自修體育的節目，這使我們想到黑拜兒的理論；蒙梭說，大家注意的不是靈魂，而是身體。柏拉圖（Platon）說，不應當分身體與精神作兩部分，有一個而沒有另一個，我們應當同樣培養二者就如兩匹馬在同一轅木上一樣。他還說，不但體育堅定精神，並且還發展肌肉。盧梭在愛彌兒中也主張過體育，也贊揚父母們不養成孩子耐冷耐勞與在壞的設備中生活的習慣。他看到體育有利於感官教育，有利於判斷的練習，並且有利於道德教育。如果人參提倡一些困難的遊戲，或有危險性的遊戲，這完全是爲着訓練身體，感官，注意，意志，與勇氣。人們爲着這避免危險，便喜歡打飛球，這是女人的玩意，因爲玩這種球就不冒險，但是爲着強健身體，毫不困難的遊戲是不夠的。如果我們不受攻擊，我們就不會自衛。如果總是毫不費力的遊戲，人就不會聰明。因爲沒有東西比用手去避着頭更運動臂力，沒有什麼東西比睜大眼睛更使眼睛有力，將球從這端擲

到那端，這種遊戲是不合於人的。盧梭這種觀念被一般人所承認。但是他並未引起大的改革，法國有名的格言「健康心靈寓於健康身體之中」(Mens sora in corpore sano)很久以來就被引用，人家稱讚這個格言，並且要使之實現；自從幾年以來，法國行政上努力給體育一個合適的位置，設法使身體活動，但是學生與他的家庭却常常疏忽這點。一九二五年一月九日議決每星期至少兩點鐘的體育，並且初級學校要有體育證書。另一方面還培養體育專家，設立體育高級師範學校。因此一九三三年一月卅日公佈中級學校要改良體育教師的待遇，同時要教師有相當的修養，教師應當有證書，與技術的專長。爲着得到體育教員的證書，從此要經過考試與比賽。最近教育部規定半天在室外活動。一九三七年三月教育會計劃着在每班中每星期上下午的課程上必須有室外體育，這一課，在前四年每星期有兩個早晨或兩個下午在室外運動。

但是至今體育的組織還是不完善，我們所看到的體育都不得法，這都是受環境的影響。教員都要求合宜的體育環境，認爲不應當接受一個遊藝室，一個無用的，黑暗而不透風的教室，一個完全通風的風扇操場；還有其他更壞的環境，就是兩個，三個，或四個體育教員同時在一齊教課。如果想兩點鐘的體育就有效果，就必須取消一切舊的環境，而有新的設備。體育室應當寬大透風，有陽光，清潔。人家不應當在學校中不顧體育問題，學校的體育應當有組織，而且有限制，要提高學生去參加公共體育會，在其中不只是從事體

育，還要有運動競賽。青年運動家要時常有醫生的檢查，當兒童有疲倦的表現或於課程上有懶惰的表現，人家就應當禁止他運動，應當每個學生都有體育指導書，書上面有各種體育的規則，以及有條理的測量，與選手的估計。

我們不應當隱藏着許多困難，這些困難要很大的努力與耐性才能戰勝的。雖然人家有很強的志願，想作半天的室外運動，並且先生們也非常熱心，但是他們的計劃不容易實現，因為這些要有適當的環境，與適當的指揮的人。巴黎的中學環境都不合宜運動，這是嚴重的問題。此外其他的環境防礙更大，我們要加以改造，許多人都說法國需要強壯的青年，法國應當想到英國、德國、義大利所得的體育之效果。人們還不斷的希望着運動與體操的訓練。但是另有人認為運動使身體疲倦，浪費時間，擾亂正經的工作，在鄉間或小城裏，父母們都奇怪學校裏用很多時間去運動，使兒童在室外玩，其實，體力自由的發展是重要的，提倡體育，需要努力，使人普遍的同意，由這點看來，體育的宣傳是必要的。一切保守的意見都應當消滅，要使體育變為均衡的體操，或體育競賽，或室外運動。

在我們所見到的事實中，體育教員需要學生身體與精神兩方面並行的組織，不要只偏重其中之一，因此醫生與體育教員必須合作，誰能否認這種計劃呢？如果我們真正從事一個完整的人的培養，我們就得照我們所願的作法。

第九章 家庭教育

人不免總要受他人的影響，無疑的，每個時期的教育家都希望兒童尊重他的權力。教育的目的就是要使兒童在各方面的知識都豐富，而且有價值，因此在一個指定的組織下的教育，要有統一性與繼續性。如果兒童同時受各方面不同的影響，他所受的教育因此就很壞，所以教育家提議將兒童安置在家庭裏，受家庭教育，可是柏拉圖在他的共和國一書中，主張由國家去養育兒童。蒙戴高維竭力批評他當時的教育與教育方法，然而他並不反對宿舍制度。因為他認為家庭教育都缺乏力量，從他們的理論看來，在父母膝下養育兒童，這種天然的愛護太柔和太緩慢，而且太簡單。他們既不能改正兒童的錯處，也不能使兒童受艱苦的管教。他們不能使兒童帶着塵，帶着汗去工作，也不能使他們能隨便喝冷的，喝熱的，也不讓他們騎馬，或是作粗野的射擊。但是歷史上的事實告訴我們，應當用家庭教育，當一個女孩子考入山西兒（*Spain City*）學校時，她的父母從此就不管她了，即使物質方面的需要也都不顧。並且這些女孩子同時也以學校所忽略，山西兒學校的學生每年只能在會客室裏，在舍監的面前會他的家長一次，他們的書信也受很嚴的限制，至于其他的教會學校的禮度則更嚴，因此家庭的影響就減少，從此要想起虛樓的教育理想，認為教育者用盡他的精力在兒童教育上反而妨礙了兒童的天性發展，父母們也是帶有

家庭教育

好心的妨礙了兒童的進展，這不但是因慈愛所致而且也是社會影響所致，社會上認為最適宜的教育應順從着社會的需要，特別是宗教上的需要，這樣怎能很自然的養育兒童呢？非士持說，他當時的社會很敗壞，如果要改革必須要使青年人與成年人分離，要有精選的教師，並且要避免不良的影響。

在道德教育一書中，杜爾幹主張學校有道德教育的任務，因為家庭教育不完善，由他看來，道德生活之基本要素是團體生活，社會學者看不起為個人而作的慈善事業，以及為個人愛個人的觀念，真正道德觀是宗教的感情，也就是一種社會性。若真要懂得社會生活，在觀念中或在想像中都不可能而是在現實中去過社會生活，那麼怎能發展兒童的道德意識呢？杜爾幹認為道德教育不能由家庭供給。這正與一般的見解相反，人家認為道德教育是屬於家庭的責任。而杜爾幹說，正相反的，我認為兒童的道德發展，應當由學校負責，學校教育是最高的，是別的環境所不能作到的。家庭的情感能發展道德意識，不過家庭只是單純關係的教育，並非在社會觀點下的教育，只有學校教育才能達道德培養的目的，而且學校環境逃不出血統關係，也不是個自由選擇，而是家庭與國家之間的中間物。學校能提高兒童的感情，在學校中能發展團體意識，就是所謂社會精神。在法國個人主義特別發達，杜爾幹說，這種狀態要引起很嚴重的弊病，所以現在提倡學校給學生培養社會意識。學校在這方面的任務很重大，這是不必猶豫就可以承認的。一般的說來，公立學校

應當是國家教育的合法機關，杜爾幹的態度，由此很易就了解，由他看來，道德生活就是依着社會的思想而行動。

在國家主義盛行的社會中，家庭任務減低，甚至絕滅。國家持着教育權力，由國家指示出教育的方針，由國家去評定教育最高的理想。如果個人自己有宗教或哲學的理想，立刻就使之屈服在國家的理想之下，家庭並不能妨礙國民之培養。

人們對國家主義有很嚴重的批評，不論他的形式如何，很多人都責備它輕視個人的價值，而只是把人看作事業上的機器。但是我們在此可以辨明：這並不是要說家庭中道德教育低下，不過我們應當承認教育最高目的是青年的社會化。但是只培養社會人材就夠了嗎？社會主義者認為在社會生活中，人也不過只是一個細胞而已。如果人家不承認社會的人格化，如果人家相信只有個人的意識是實在的，如果人家相信一切最高的價值都由個人的活動與反應而來的，那末人家就不把道德情感與社會感情相關連。那末道德不關到團體生活，不與團體發生關係，也不服從團體的紀律，杜爾幹說，自我只是道德上的第三種要素，但是現代社會能否承認「自我」的地位？在事實上，社會主義者認為自我精神活動的價值不出於社會，不出於團體生活，而家庭生活之特點，就是自然，親切，這都是極個人的，不與他人相通的，這種生活並無什麼意義。於是很少人意識到深沉的自我生活，反之，如果人家保持着個人地位，那末社會的愛護並非真正是利他的。家庭情感，夫婦感情，

父母之愛，兄弟之愛才有價值。此外還要談到友情，如果忽略了他人的善意，那末就不會有博愛的精神。不但要愛個人，愛我們所認識的人，我們還要有博愛的精神去愛全人類。

各方面都反對社會主義之忽略家庭的責任。道德與社會生活的培養，有他的條件，這決非我們自己武斷就可以改變的。我們應當知道在某一時期，人家都尊重個人的本性發展，認為家庭環境，最易使道德與社會感情發展。在家庭之中，人們才會顧及他人，才知道犧牲個人的利益與偏好，正是由於家庭才會幫助他人，總之由於家庭生活人才知道愛人，才知道被愛，在家庭中才發現情感。一個人即使在其他方面無論怎樣無能，而他的感情不是也能使之有價值，使之尊貴嗎？另一方面，人家有理由表示家庭觀念的錯誤與危險，證明因此許多人不能發展他的感情到他父母的團體之外去，並且家庭生活使之與人類其他的社會分離。這是真的。如果人家只任兒童關閉在家庭之中，那末怎麼才能使感情不有關閉的危險呢？人們常會被藝術的愛好，科學的愛好，政治的愛好，所壟斷，而忽略了更重要的責任，杜爾幹說，應當擴充兒童的精神，同時我們也不斷的擴充我們的精神，我們應當知道怎麼樣能使內在生活寬闊而豐富，為着使社會觀念增高，若將社會之外的一切都不顧是不行的，我們要避免使兒童有狹窄，很盲從，很妒嫉的毛病。因為我們愛我們的兒童，在這種愛護中，我們能體會到別的父母所感到的關切與心願。事實證明，父母在教育上有

優先的影響，比如他們不斷的動作，他們的特殊情感都會影響兒童。一個有名的教師，他一生都研究兒童教育，他承認三分之二的犯罪兒童都是由於沒父母的家庭的，或是無教育知識的家庭。其餘的三分之一的犯罪青年是病態，由這種事實證明，人家不應當以社會組織代替家庭責任，我們應當增加實施教育的家庭。

我們不應當使家庭與學校對立，也不應當在兩者之中只採取其一，而必須使二者有密切的關係，許多教育者都主張設法使家庭與學校合作，先要根絕父母與教師之間的衝突，如果兩方面的影響相違背，教育的結果就很壞，兒童只選一方面，不顧另一方面，在這種重的情況中有所牽制，這種相反的傾向確是難免的。因為家庭腐敗，那末就不能與學校合作。教師與家長間要避免政治與宗教上的衝突，他們當堅持着好的志願，他們應當有信心，他們要真正合作，應當使父母關心學校生活，甚至使之與學校合作。我們都知道這現在各處都組織談話會，學校的節日，學生成績展覽，在這方面家長都參加。杜威給我們引很多例證與事實，這都是能辦到的。

學校要有家長的集會與諸學生的集會，不過有這些教員和家長們到他們猜疑與誤會，都很不願這種集會的確，這些集會常要干涉一些不是他們份內的事，因此學校與家長時常發生衝突，但是不合作是對的，由白爾頓的理論，人們可以得到家庭與學校間的合作，羅塞學校請求家長注意兩個問題：一個是關於兒童健康，與他們的生活的態度與他們的特

性。第一個問題就是家庭與教師之間應當有注意力與意見的交換，互相要有特別的談話與正確的報告。這都是爲維持教育威信的。如果家庭接受這些問題，教師也能實行這種適宜的教育，如用以上的方法，教員若問學生問題，一般學生的回答都很直爽而且很有趣。

有很多人都不贊成兒童離開家庭去住宿，因爲，這樣兒童的精神不知不覺變得孤獨；必需家庭給兒童有相當的管教時，才能使兒童離開家庭。由此看來所謂軍事化的宿舍，有很大的錯誤。所以家庭寧願送兒童到小範圍的舍宿裏去，因爲這種宿舍遠近於家庭，但是我們應當知道實行這種方法是很困難的。

結 論

現代教育活動有很顯著的特點，但是爲何人家至今還不去宣傳教育和和其他研究的結果呢？在事實上，各方面都有人研究兒童心理或是研究適應環境的方法。教育責任之重大在道德與社會的觀點上都爲人所注意。人家很清楚的可以看到真正教育上重要的責任是改良一般教育環境，這在外表上彷彿不十分重要，但是我們可以看到現代教育所得之結果，外界的環境很有關係。我們應當繼續建設對於兒童之幸福與健康有利的環境，這點與女教師的責任很有關係。女教師對兒童養育的關心在教育工作上都有很深切切實的和重大的價值。然而這種母親的工作，彷彿受限制。而且也不爲人所注重。但是教育切切實實的看到這種工作的重要，而且對於這個問題很感興趣，自從幾年來，所有出席教育會的人，都證明家長對教員的熱心可以完成教育家的願望與信念。由各方面的觀察可以保證將來教育上的希望。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教育活動還不穩定，也不確實，其中還有很大的衝突與互相間的對立。由此引起改造與革新的念頭。在教育範圍中，改革運動必須先建立一個原理，由原理的確立，我們就可無偏見的地批評一切，所以第二步就得尋求真理與信仰。由此可以得到正確的合作，與正確的批評。現在很有力很流行的理論，就是認爲學校是生活的準備，但這未必完全都對，適用這種原理的人未必都有同樣的效果。當人家應用原理時，這

種理論不妥當的地方，會發生。在事實上，爲生活之準備的教育，還並不完善。當我們說明各方面的意見時，有兩個是特別值得我們注意的。在教育指導之中，一方面是以個人的價值爲原則；另一方面是以團體生活爲原則，將社會看作最高最特殊的實體。但是我們不應當將這兩種意見置於相反的地位，認爲是不能互助的，認爲自我的培養不能達到至善的地步，自然，道德生活是一種仁愛，是超於自然之上的，所以一切都應偏重於社會的利益，而不偏於個人的利益，但是我們也不應當輕易就說個人沒有地位，人都應當爲社會謀福利，而不顧個人的生活價值，因此個人有價值的精神活動也被犧牲了。人家不明了社會生活爲何如此的值得注目，難道社會是一種很可恐懼的力量嗎？

現在無論政治或個人都承認教育改良的必要，並且他們都走到相同的路上去，他們都冒險的去獲取經驗，但是光有經驗是不夠的，爲着要了解錯誤，還得有清楚的批評，因此決不應當拋棄個人的努力與自動力。由此看來，笛卡兒的建議很有理，他說要避免一些不合理的見解，若不受現代思想的影響，不易作到。現代還有很相反的衝突，思想都非常混亂，人們又有恐懼，又有希望。

我們希望自由教育者都努力的去找證據，我們要有忍耐性，這種忍耐性在科學的領域中，極有成效。由於這種方法，人家能超過時代所指的計劃與希望，我們不應當希望早成，因爲一切早成的建設都是不堅固的。

東方圖書館重慶分館



分類號數 3704

5014

登錄號數 D2850

中華民國三十二年七月初版

現代教育之主要趨勢

全一冊實價二十二元整

譯者 金瓊英

發行者 獨立出版社

重慶江北香國寺上首

印刷者 獨立出版社

正中書局

重慶中一路二二〇號

中國文化服務社
重慶磁器街二十二號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經售處

校對者 趙力生

712242

三獨

BC

10 19